

秦良玉



楊澤齋

贈

四川省立戲劇教育實驗學校印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秦 良 玉

(本版限印一千冊)

著 作 者 楊 村 彬

出 版 者 四川省立戲劇教育實驗學校
編纂委員會

發 行 者 四川省立戲劇教育實驗學校
出版課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八 年 一 月 出 版

楊村彬：

秦良玉

目次

前言

人物

劇文

序幕

..... (一)

第一幕

第一場

..... (五)

第二場

..... (一九)

第二幕

第一場

..... (三三)

第二場

..... (四一)

第三幕

第一場

..... (五七)

第二場

..... (六七)

第四幕

歌曲

第一場

第二場

浪花歌(任致麟作曲)

呂公望歌(任致麟作曲)

(八一)

(八九)

前言

小時候，讀到秦良玉斷袖方故事時就眉飛色舞。住在北平時，也到石芝菴盤旋過。年前，隨抗戰劇團入蜀道難的蜀；一路上，三峽風光，孤城白帝，想起大江滔滔東去的詩句，不禁令人懷古。入川後，渝蓉兩個古城往返，新都各地客居，尤其引起不少鄉思。覺得：這次到了秦良玉的老家，而秦良玉的老家又將陷於秦良玉在世時的景況；同時有不少新的秦良玉出川殺敵，有所感；寫成這本戲。

寫作時除參考史書縣志外，多借重芝菴記傳奇，不敢掠美，並識於此。又，此劇未經公演不敢印行，這次印的是排演本。公演以後，覺得有價值時，將依賢明者的指正，再行付印。

以滿腔的熱忱，敬把此戲獻給守土抗戰的英勇的將士們！

廿七年七月寫劇於桂湖，十一月寫小言於排演本印行時。

人

物

小丑 秦良玉 來狩 馬祥麟 大塊頭 女兵甲 女兵乙 男兵甲 男兵乙 兵士們 老者 青年

秀才 老婦 婦人一 婦人二 鄉民們 樊定邦 奢崇明 何若海 符國徵 探馬 奢賊兵 更夫

毛夫人 悟蓮 陸遜之 領班的 青衣 小生 老生 老旦 花臉 花旦 龍套 場面 假老道

劇文

序 幕

(幕前)

登場人：小丑

小丑

(念板上場)呵哈，看戲人原是演戲的人，演戲人就是看戲的人。不要看我穿上戲衣，塗上花臉，掛上髯口，登台表演，其實我並不是劇中的人，其實我並不是劇中的人！

(白)列位列位，一上台來先要通名道姓，我家住那裏？姓字名誰？從什麼地方來？到什麼地方去？呵！我都不知道。今天演的這戲裏本沒有我的份，可是偏卻頭一個走上台來了。好在戲就是戲，真真假假，虛虛實實，戲劇是人生，人生也是戲。看戲的也是演戲的，演戲的也是看戲的，戲劇在說古道今，社會正需要古今印證。有人說：演戲的裝瘋，看戲的賣傻，台底下掉眼淚，替古人擔憂。殊不知：世界一大舞台，人類盡皆俳優，古今一理，替古人落淚，正是替今人擔憂。列位不信，正可以看看今天演戲。

(向幕內)喂，時候不早了，客人也不少了，咱們的一齣「秦良玉」該開演了吧？

(幕內回聲：「先把秦良玉的故事表白一番！」)

(白)呵！明明是他們化妝佈景還沒有完功，標叫小老兒多嘴表白秦良玉的故事，女英雄的故事是有口皆碑？誰人不知？誰人不曉？小老兒不便多說，這便如何是好呢？(作想介)有了有了，小老兒就把本劇的結構表白一番。列位聽了：

(念板)搭台佈景塗上臉。我們的戲劇就要開演，這戲本要扮演石叻的總兵秦良玉，明末的第一個女英雄！提起秦良玉來令人淚下，當今就找不出這樣的女總兵！明朝末年是有這

亡國的勁兒：奸臣當道毫無綱紀，鹽稅茶稅民不聊生，國內有亂臣賊子出來造反，國外有倭奴小鬼動了刀兵，滿朝的鬚眉男子全都愧死，救國守土還是我們女英雄！一枝救兵萬里出援朝鮮去，回來又平苗賊奢崇明，崇禎三年永平失守頻頻告警，奉詔勤王，發動白桿兵，十七年張獻忠犯了夔州，白桿兵又趕回四川境，可憐四川全省遭了塗炭，不掛降旗的還是我們夫人城！聽說異族乘亂入主中華，娘子軍從此不上朝廷！世世代代，子子孫孫，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該警惕多多效法：這東征西討，開關百戰，滿門殉難，守土全城，愛國家守鄉土的四川石砫女總兵，這石砫女總兵！

（白）列位，這石砫女總兵的一生事蹟太多，一時也無法道盡，一台也無法演全，我們只能選其聲華大者，編入劇本，形諸舞台。開演之前，應該交代清楚，今天這戲共分四大幕八大場：從女總兵平奢崇明開始，直到女總兵死守石砫結尾。平奢崇明以前的事蹟多是與丈夫馬千乘合力而為的，我們只倒插在戲中，不另列幕。這四幕是：第一幕，平奢崇明，解成都圍。第二幕，住石砫，金殿召對。第三幕，夔州大捷，斷袖演武。第四幕，國亡蜀陷，守土全城。列位列位，真戲雖似假戲，假戲總不如真戲。演得好不好，諸位多多担代，好在文以載道，移風易俗，戲劇在謠今比古，高台教化，不待小老兒多說。

（向幕內）我說幕裏頭的人，怎麼樣了？

（幕內：「早完了，快下來吧，還嚙嚙什麼！」）

（向幕內）呵嚙嚙，又說我嚙嚙了！現在你們預備好了是不是？要老兒就讓老兒上來，不要老兒又推老兒下去。小老兒不走，不走，我還要唱幾句：

(唱)(囉聲)蜀錦征袍手製成，

桃花馬上請長纓，

世間不少奇男子，

誰肯沙場萬里行？

——暗轉

第一幕

第一場

登場人：大塊頭 女兵甲 女兵乙

男兵甲 男兵乙 兵士們

來 狩 老者 秀才

婦人一 婦人二 老 婦

鄉 民 樊定邦 秦良玉

明朝天啓年內。

四川石碓校場上，搭着擂台，週圍佈滿兵器，刀槍，劍戟，閃閃有光。天邊抹了一道虹，似是給擂台掛上彩。

男女兵紛紛擦槍，射箭，練習武藝，口裏唱着「木蘭從軍」的古調。

擂台上，兩個女兵正在比武，一個花槍，一個三節棍，來一手屈肱的武藝，大家就紛紛喝采。

大塊頭（一員肥肥大大的兵，在羣衆中喊）這不算什麼！這算不了什麼！

女兵甲（在台上）誰說不算什麼？

女兵乙 誰說算不了什麼？

（大塊頭想藏，大衆把他拉出來：「他！他！他！」）

大塊頭 好，是我，是我！

女兵甲 是你，你敢上來麼？

大塊頭 （一手提着刀，順手抄個盾）上來就上來，不過，（看她們是兩個人）好漢講究單打單個！

女兵乙 我來！

女兵甲 還是我來！

大塊頭 隨便你們那一個。

女兵甲 就是我！

大塊頭 就是你呀？不就是你嗎？

女兵甲 怎麼樣？

大塊頭 （細端詳她）哈哈，芙蓉如面柳如眉，楊柳細腰……

女兵甲 少侮辱我，你過來！

大塊頭 哈哈，你算了吧！

（女兵甲盛怒拔劍）

大塊頭 （快舉起盾來）喂喂喂，我還沒預備好呢！

女兵甲 管你預備不預備！

（兩人比了一個回合，大塊頭直喊，就不支而退了，女兵甲還是追着打）

大塊頭 喂喂喂，不算，我換件 伙！

女兵甲 管你換什麼傢伙！

大塊頭 喂，不講理，不守規矩，人家不打了！

女兵甲 你想不打就不打麼？

大塊頭 喂，下台可就不準追了。（往台下溜）

女兵甲 上來！

大塊頭 （狼狽之至）好，上來就上來，我們不打，還不曉麼？

女兵乙 好，饒了他一條小命吧！

（羣衆大笑）

大塊頭 （一邊往下走）你們笑什麼？笑我沒本事是不是？！

女兵甲 你說什麼？

大塊頭 哼，好難不跟狗鬥，好男不跟女鬥！

（說完撒腿就跑，女兵甲要追，女兵乙阻止。）

女兵乙 算了，讓他去吧，我們營裏也就他這麼一個。

男兵甲 他是燒飯的廚子。

男兵乙 可是還想練練武藝呢。

（有的人繼續擦槍，繼續唱歌。）

（來特走來，哼着幾句很像非像的京調。）

來特 呵呀，天有不測的風雲，人有旦夕的禍福，剛才過去一陣狂風暴雨，現在就是潮啦啦響晴天的天，你說前些日子我們還在京都，現在居然就又回到了石徑，呵，你看，這天邊居然掛

着——一條五顏六色的虹采……

男兵甲 狩爺，您跟誰說狩呢？

來 狩 我跟你們哪。

男兵乙 我還以為是一個人搗鬼呢。

來 狩 笑話笑話，我是有點年青就碎嘴子。怎麼，你們早就來？

女兵甲 雨一停我們就來了，狩爺！

來 狩 什麼都齊備了麼？

女兵乙 什麼都預備好了。

來 狩 你們要知道，今天可不比平常，他們元帥從京都回來以後天天在哭，誰也勸不了，所以你說元帥是英雄可又有女人氣，你說她女流，可又有英雄氣！她今天召集我們石匠的父老講話……

男兵甲 她要講什麼？

來 狩 誰知她要講什麼？不過你們要知道，元帥不是隨便召集的，記得當年，還是馬宜撫在世的時候，爲了討平苗賊的掃蕩才召集過一次，今天這是第二次。

男兵乙 也許是又要動刀兵。

來 狩 誰知道，反正有點怪。你看天邊高的道道虹采。

男兵甲 喂，狩爺，你隨元帥一出去好幾年，你們住過京都，打過渝關，你們沒福氣出去的也給咱們講講聽聽好不好？

來狩 講京師，說榆關，那哪是一句半句完得了的？今天太忙，元帥就快來講話啦，有空再說吧！

（大家圍攏來喊：說說，你說說。）

來狩 好，說說就說說。我怎麼說呢？說京師呀（指顏色看）那真是天下的好地方。有裏城外城十幾道城門，內城裏頭還有皇城！不用說皇上住的宮院金磚銀地，琉璃亮瓦，到處出入的都是達官貴人，八個人抬的大轎子！車水馬龍，懸燈結彩，真是天天裹食，夜夜元宵，說不盡的繁華富貴！

女兵乙 等一等，什麼叫車水馬龍？還有什麼……這幾句是京都話吧？我不懂。

來狩 這還不懂？車像流水似的，馬像龍似的，言其車馬之多！天天過寒食節，夜夜過元宵節，那是多闊氣呀！

女兵甲 真是！咱們元帥呢？

來狩 咱們元帥駐兵在宣武門外石芝菴，人們就叫那地方爲四川營。什麼人都爭着來看咱們的女元帥，都以爲她是三頭六臂，其實她也是個平常的女人，不過她有胆量，有忠勇之氣就是。呵呀。最壯烈的是淪關之戰，元帥的老哥邦屏首先率兵直渡渾河，被敵人包圍戰死了！元帥的老弟民屏雖然單槍匹馬突圍而出，可也是遍體鱗傷，石柱的親族一百六十多人的血就灑在東北的沙場上了！唉！說到這兒我想起，咱們元帥在淪關萬里長城下益婆女墓邊憑吊的時候，全軍的人都落淚了！你看咱們都是萬里去從軍，咱們元帥一個女流，竟殺出殺進，那些達官貴人都那兒去了！益婆女當日不過送送寒衣，就萬古留名。咱們不知後世還

有人提起不？怕骨頭還發涼就忘到九霄雲外了！這也實在沒法想。喂，這次回來是奉聖旨徵兵援遼的。萬歷年間咱們石陘就出過兵東援朝鮮，現在渾河既有我們親族的血，我們就該到家就點將，點將就出兵，可是，元帥一到家就哭，唉，女人總是女人，就會哭！

女兵乙 什麼！

女兵甲 又來了一個，你知道我們剛才怎麼把大地頭趕跑麼？

來 狩 我不是看不起女人，我是說：女人要把她那一點女子氣超脫了，那世界上就沒有男子的份了！

女兵乙 什麼叫女氣？女氣不是嫉妒，是戀愛！

來 好好，愛怎麼，就怎麼。不要因為咱們元帥是文的，重用女子，你們就橫起來也不對。

（遠遠傳來古鐘的聲音。）

男兵甲 聽鐘響，要集合了。

女兵甲 人都往這兒來呢。

來 狩 好好，你們在這兒警戒，我請元帥去。

（來狩下）

（石陘百姓陸續於鐘聲中上場，紛紛談話。）

老者 得了，得了，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秀才 讀孔孟之書，達周公之禮，我們讀書人能把銀錢大事一眼看破，小生如有一日得展鴻圖，

必將內憂外患一筆勾銷！現在，小生不過是懷才不遇而已。

老者 我希望你那一筆勾銷不要總在紙上畫畫。

秀才 紙上談兵雖無濟於事，但雄韜大略亦往往出於字里行間。

老者 是呵，秀才老爺！我並不是說你說的不對，我是說：你做出來給我們瞧瞧，做！

秀才 小生已經說過了，懷才不遇呀！

老者 哈哈……

婦人一 秦元帥這人真了不起，說不定是天王星下界。女生男像，必有貴樣！聽說她從小就會騎馬射箭還不算，還滿肚子的文章。

婦人二 人不可十全，元帥就是太全了：文能文，又會武，長的又美又善淨，不是嗎，馬宣撫那樣早就去世了，年青青的當寡婦！

婦人一 忽見過秦元帥麼？

婦人二 前天去迎接秦元帥時，我遠遠地看見了。她原來還那樣年青！

婦人一 少爺都十幾歲了，元帥還像個姑娘！

婦人二 聽說元帥回家就哭？

婦人一 可不是，都這麼傳說。說元帥回家以後，除了拜過祖先，拜過先宣撫的墓以後就什麼也不做，總在哭？

婦人二 爲什麼呢？

婦人一 誰知道？

老婦 (插進來) 爲什麼哭？年頭不對呵！自己一個女流，到外面去打仗，哥哥戰死，弟弟受傷

，回到老家來搬兵，回家一看，更不成樣子！鹽稅更加重，老百姓沒法活命，都要當土匪了！

婦人一 聽說又有人在造反。

老婦 唉！阿彌陀佛！這都是劫數。

婦人二 老太太，您知道元帥今天爲什麼要召集百姓麼？

老婦 （搖搖頭，咕嚕着）劫數，劫數。

（鐘聲中，百姓紛紛議論。繼之，開道鑼聲，相告「來了，來了！」鴉雀無聲。）

（簡單的儀仗過去，秦良玉慢慢走上擂台。素淨的戰袍配着長劍，美好的面孔微微帶着憂容，沈靜，慈祥，全體軍士百姓向總兵敬禮。）

秦良玉 （沈寂久之）今天，我是來請罪的。良玉自己，在上，無以對祖先，在下，無以對子孫，當今，無以對父老！（靜）你們不必驚訝，我爲什麼要這樣說呢？祖先替我們遺留的大好河山要我們好好地看守，我們做到了沒有？父老希望我們開闢出一個澄平的世界，我們做到了沒有？子孫需要我們培植教養，替他們謀幸福，我們又做到了沒有？（靜）沒有，都沒有！不但沒把河山看好，河山更破碎了！不但沒把天下治平，天下更荒亂了！不但沒把子孫教好，子孫也跟我們一同淪陷入萬古不得輪迴的磨折了！我難過：爲什麼沒有一個力量能挽回這局面呢？我尤其難過：自己生爲一個女流，而且本沒有領兵的本領，顧得了內憂又顧不了外患，顧得了外患又顧不了內憂，爲什麼老天爺不讓我生爲一個男子或幾個男人以對付這多種的內憂外患呢？最使我難過的，刺激我最深的，不是當年在家鄉勦平播亂的

戰事，不是我丈夫馬千乘的下世，而是這一次渾河的血戰！（興奮，壓嘶）渾河血戰，我們石砭家兵的那種忠勇之氣，那種禦外侮的忠勇之氣，天地都要同聲一哭吧！父老們，我們的血，我們子弟的血都灑在渾河的沙場上了！我這次回川本是來徵援兵的，我們要踏着我們子弟的血殺上去！把倭寇外患一筆除清。那知，回到家鄉，使我難過上又添了難過，原來內憂比外患還要深重！就因為我們出兵了，永寧宣撫司奢崇明那苗子，就敢造反，我們要再出兵，家鄉不知糟踏成什麼樣子！可是，我們要不出兵呢，父老們，渾河沙場上的血還沒有乾！

（百姓們：「出兵，我們出兵！」「內憂也除，外患也除！」「先除內憂，再清外患！」……）

父老們，我還是一個女人，回家以後就哭了兩天，我愛我們的父老子弟，我不忍使他們再上戰場，可是我更愛我們的國家社稷，我又不能不使他們舉起殺人的長槍，沒有國就沒有家，家重要國更重要！

（百姓們：「對，對！元帥說的對！」）

可是，父老們，我今天要向你們請罪的是：國家在此多災多難的危急的時候，我竟想退休了！你們要知道：我也是人，我也需要人的幸福。固然，我早把一切個人的幸福置之度外了，但自愧還不能有所供獻，我有什麼用呢？尤其這次的醫師不比平常，我們的人力財力都有限，我不忍看着你們毀了家接濟軍餉。挺着腳上戰場……

（百姓們：「不，不，我們要這樣做！」「元帥，您不能退休！」「元帥，您有用，您領

秀才

着我們。」「元帥，您告訴我們怎麼做？」……」

（女婢女氣地走出來）此所謂識時務者也！以小生看來，諸位不必殷殷苦勸，現在天下大亂，元帥一個女子，如何支撐得來！渾河一戰已經原形畢露，再接再厲，不堪設想！學問貴乎變通，能變則通，見機而轉，自然有路。元帥是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以今之計，退休爲上策也！

（百姓們：少胡說！少胡說！」）

大塊頭

王八兔子賊，下來下來！

秦良玉

你是什麼人？

秀才

小生姓李名貴，乃是一名秀才。

秦良玉

秀才？做什麼的？

秀才

讀書知理，求點功名，哈哈。

秦良玉

你說的話都很像讀書知理的，可老百姓都不懂，你怎麼辦？

秀才

燕雀豈知鴻鵠志！

秦良玉

哼！天下就壞在你們這些鴻鵠上了，飛得唯恐不高：讀書爲做官，做官爲發財，天下怎麼會不亂？你看你：白白的臉，細細的手，那有一點丈夫之氣！

秀才

（跪下）元帥饒着！

秦良玉

去吧，去吧，我不跟你計較。

秀才

謝元帥！

（秀才剛要起身，秦良玉忽地返身拔出劍來，秀才嚇倒在地。）

秀才 元帥，饒饒，饒命！

秦良玉 （舉着劍）既然如此，今天除去請罪之外，對父老們有個請求，就是：給我一個最後的機會，讓我贖贖我的罪過！

（百姓們嚴肅地靜聽。秀才慢慢爬起。）

（來狩跑上跪報。）

來狩 稟元帥，有永寧宣撫司的使者來求見。

秦良玉 永寧宣撫司的使者？什麼人？

來狩 就是造反的奢崇明的部下，樊龍的兒子樊定邦，他還抬了不少金銀彩帛，說是來送禮的。

秦良玉 好呀，我正要討賊，賊卻來了，著他這裏來。

來狩 是了。（下）

秦良玉 （半自語）好呀好呀，事逼到頭上來了，再不吝猶豫考慮，幹也得幹，不幹也得幹，現在就是個關頭。

（來狩引樊定邦上。）

來狩 找什麼？行禮呀！

樊定邦 請問你：主帥不是女的麼？那位是麼？

來狩 瞧着辦吧！還不快跪下？

樊定邦 秦元帥在上，大梁王外孫禮部侍郎樊定邦拜見。

秦良玉 什麼什麼？你不是永寧宣撫司的使者麼？什麼又大梁王？禮部侍郎？

樊定邦 不錯，本是永寧宣撫司奢氏的部下，現在因爲天下大亂，奢氏出來整理四川，安頓社稷，

如今已經起好了國號爲大梁，命好了年號叫瑞應。……

秦良玉 怎麼說？

樊定邦 元帥不必吃驚，寡君要使者特別向元帥致意：寡君與元帥夙同鄰里，久慕大名，願意與元

帥同定四川，共分九州。所以，所以，特遣下官來獻上白金一萬兩，彩帛五萬端，願意同

元帥永結和好，還要求您幫助一臂之力呢，哈……

秦良玉 （冷笑）哈哈。真是好大的胆子！佔據古蘭州的大好河山，扼着滇黔川廣四省的咽喉，

你們還不滿足？本來苗族獯羅種，從洪武初年歸附以來，做亂也真做了不少！現在居然要

僭國號，設僞官，真是好大的胆子！哈……

樊定邦 元帥，請您要洞察事實，隨機應變啊！

秦良玉 什麼叫隨機應變？來，綁了！

（樊定邦被綁起來。）

樊定邦 兩國交兵，不斬來使，我說元帥，咱家奉禮厚幣而來，你爲什麼綁我？

秦良玉 （痛恨之至）賊子！

樊定邦 少罵人。我知道你一名文士，好好的你不說，告訴你：（急說，有聲有勢。）我們宣撫司

自從起事以來，望風披靡，所向無敵，前些日明是奉詔接遠，實際領兵三萬直赴重慶，撫

院道府文武各官全被殺了。現在佔據着重慶，已經定了年號，登了基位，正在攻打各郡。

成都指日就下，各郡不待攻打，紛紛投誠，我主現有十萬大軍，你一個小小的石匠，給你面子你不要，給你臉你不兜着，我看你的腦袋……

秦良玉 推下去！

來 狩 你的腦袋先完了。

秦良玉 斬了，把人頭掛起來。

樊定邦 好利害的女人，輒不吃，硬不吃。

來 狩 少廢話吧！

（把樊定邦押下。）

秦良玉

（徜徉久之，立定。）把弓箭拿來。（女兵奉上弓箭）父老們，看見了沒有？我們不能苟安，我們不能隨機應變，苟安是消極的漢奸，應變是積極的漢奸。當漢奸，上對不住祖宗，下對不住子孫，今日，父老們，對不住我們渾河沙場上沒乾的血！現在已經刻不容緩了，不容我多說，立刻就分兵點將，誓師出發。現在我要在父老面前宣句誓言：（舉弓）愛我的家，愛我的國，流最後一滴血，誓把全生命獻出，要內除國賊！外滅海寇！（張弓搭箭）我的箭就同我的箭一樣的準，一樣的快，一樣地放出去收不回來！

（驃，一箭射出去，百姓感激地喊：「晤，元帥！」）

——
暗轉

第一幕

第二場

登場人：奢崇明

何若海

符國徵

探馬

女兵甲

女兵乙

馬祥麟

男兵甲

男兵乙

秦良玉

兵士們

四月後的一夜。

新都桂湖上。

一面是亭臺，一面是畫舫，懸燈結彩，有如白晝。所謂大梁王奢崇明正在同丞相何若海演習皇帝登基的禮節，「萬歲啓駕，叩見萬歲，平身賜座，萬歲萬萬歲」之類，很像唱戲。背後，沉重的鼓聲中傳來苗族跳月的合唱。

苗族跳月的合唱：

唱個浪花歌呀

呀啞呀啞啞啞

谿邊跳月歸呀

呀啞呀啞啞啞

媚娘媚娘笑呀

呀啞呀啞啞啞

手內提馬的呀

呀啞呀啞啞啞

馬的纏苗悅呀

呀呀呀呀呀

蘆笙口內吹呀

呀呀呀呀呀

包咪果介戲呀

呀呀呀呀呀

阿蒙阿李喜呀

呀呀呀呀呀

雙訛迎來媚呀

呀呀呀呀呀

呵交飲似泥呀

呀呀呀呀呀

奉堂完開懷呀

呀呀呀呀呀

裸體向羊棲呀

呀呀呀呀呀

奢崇明

這還是咱苗族最古的歌呀，好久不聽了。好！唱得好！

何若海

萬歲爺，我們攻下成都之後，讓全四川都唱這個歌。

奢崇明

那也表示表示寡人的威風！喂，這桂湖也真不錯。

何若海

萬歲，成都眼看就攻下來了，那時，您可以到皇宮裏去住，那時，這新都小縣的一個小小

的桂湖，一個楊升菴楊狀元的私產，又算得了什麼？

奢崇明

對對對，我那時——寡人要住在皇宮內院。

何若海

高興的時候，我主爺到武侯祠去降降香，青羊宮去打打獵。

奢崇明

看吧，你大王有一天要奠都京都。

何若海

京都？天下一統，北京的京都！謝萬歲！

（一歡喜，又演起他們那登基的禮節來，二人相顧大笑。笑聲中，急走上一名探馬）

探馬 啓稟萬歲，秦良玉班師攻我新都。

奢崇明 什麼？

探馬 秦良玉領兵攻打新都來了！

奢崇明 呵？……………

何若海 先下去！

（探馬下）

奢崇明

（久之）好利害的婆娘，好毒恨的女人呵！秦良玉，秦良玉，我與你遠日無冤，近日無仇，我知道了你的利害，厚幣彩禮派人去和你講求和好，你不但從，反把我的使臣一刀斬死！這還不算，你又調動大兵，水路陸路進攻重慶，可憐，雖然寡人沒看見，又演了一回赤壁鏖兵，二千隻戰船都被你燒了！還不算，你又攻下潼川，安岳，現在你又來解成都之圍來了！秦良玉呵秦良玉，我要找着了你這個女人呵（咬牙切齒）……………

何若海

萬歲爺，看，何必生這樣大的氣！現在成都被大王圍困，日內就可以攻下了。重慶雖然燒燬戰船，但重慶是一座山城，居高臨下，官兵是不易攻入的。現在，各府各郡紛紛投誠，那怕她一個小小的，何足掛齒的，不登大雅之堂的女流秦良玉？天下這麼多英雄好漢，鬚眉男子大王都不怕，而今竟介意一個脂粉裙釵專會生孩子的女人！

奢崇明

對呀對呀！天下這麼多頂天立地的男兒漢我都不怕，何必怕她一個脂粉裙釵的女嬌娃！——可是，居然就是她，不受我的財貨。居然就是她，燒了我的戰船，現在，居然又是她，領兵來抄我的後路，來解成都之圍了！

何若海

萬歲，秦良玉一個女流居然領兵打仗，真是人間的妖魔，世界的鬼怪。萬歲立國之初，正當剷除這種妖魔鬼怪。現在她來攻取新都以解成都之圍，不啻是自投羅網。萬歲正好派一員大將出馬應戰，把秦良玉活活擒來，飽飽污辱一回，以解萬歲爺心頭之恨。你看好不好？

奢崇明

說的也對。找誰呢？武將不用，請師爺符國徵用法術收她！

何若海

萬歲，符國徵正在準備呂公車，已經出征成都。這一去是必操勝算。咱們是專候捷音，還是另派大將吧！

奢崇明

那麼，派二郎牌，黑蓬頭兩員大將迎頭和她對戰。

何若海

好好，二員大將戰一個女流更無問題，

奢崇明

我就去點將出兵。

何若海

大王何必親自去？

奢崇明

我恨這婆娘！

（奢崇明啓駕，何若海恭送聖上。）

何若海

萬歲萬萬歲！

（奢氏又回來。）

奢崇明

唔，丞相，我們圍攻成都多少日子了？

何若海

（彈指一算）從去年十月十七起，到今天——正月二十九，一共一百零二天了。

奢崇明

一百零二天了？爲什麼還攻他不下呢？

何若海

萬歲不必着急，我們有十萬大兵，城裏只有兩千兵士，雖然還沒攻下，但已團團圍着，四

門紮了二十八座營盤，最多一百零八天，糧草盡絕，奸細暴動，不怕成都都不攻自破！

奢崇明 聽說我們買動的奸細已經有二百人的人頭都懸在城上了？

何若海 那不要緊，他們的指揮冉世洪，雷世安，翟英都還戰死了呢。

奢崇明 聽說他們決開了都江堰的水淹我們！

何若海 他們把水注在城裏攔阻我們攻城，但我們是活人，可以造橋呀！

奢崇明 聽說我們的攀城梯，攻城屋都被火燒了，城裏的七星砲，火箭磚非常利害！

何若海 那怕什麼？現在我們有呂公車了！

奢崇明 對了，呂公車。

何若海 最利害的呂公車，這種呂公車……

奢崇明 好，不要說了，呂公車不是已經出發攻城了麼？今夜，一邊我要攻城，一邊我要收秦良玉

，天亮的時候，我要坐在成都的皇宮內院，讓秦良玉那爛婆娘乖乖地侍候侍候皇上……

（揚長而去）

何若海 送萬歲，萬歲萬萬歲！

（依稀傳來跳月的歌聲）

何若海 （往來走着，有點着急）唉呀呀，上虞一塌下虞一塌，說出來什麼都容易，做出來滿不是

那麼一回事！……能用錢收買的用錢收買，不能用錢的用武力，可是……唉呀呀，秦良

玉這女人真利害，好利害，沒見過，也別見她。……這可怎樣好？一百零二天了，一百

零二天了！……呂公車，呂公車，符國徵那小子也真會裝瘋賣傻，我看他是在演戲，他會

有什麼法術？車倒滿好看，哼，他騙不過我……

符國徵（符國徵塗金臉，穿八卦衣，一手舉寶劍，一手持法盒，早偷瞞了半天。）
吾神來也！

何若海（吓壞了）啊呀！（跪下）

符國徵手持七星劍，身披八卦衣，敕令令令！吾乃東海西海南海北海救萬古救永世的大慈大悲的金臉長劍的羅漢觀音菩薩仙長是也！

何若海是是是，仙長有何見教？

符國徵今因天下大亂，（看四週無人）亂臣何若海以一書生竟輔助賊子稱王作亂，吾仙特來做惡揚善，善惡各有其報，你你你，你打算怎麼樣吧！

何若海（快叩首）小生純粹書香子弟，不知爲非作歹，所作的事情全出於萬不得已，仙長慈悲！

符國徵萬不得已！剛才，在此地咒罵仙人法家符國徵是什麼意思！

何若海那——
本仙長慈悲爲懷，以後如再有同樣情事發生，必把你打入十八層地獄，永不輪迴，須知：什麼你都瞞得過，唯有仙長的耳目你是瞞不過的。

何若海是是是！

符國徵今後你要聽我的訓遣。

何若海是是是。

符國徵跟你天明以前離開此地，趕快逃命。

何若海 是是是！

符國徵 事不宜遲，我也一路去。

何若海 ！（抬頭一看）

符國徵 （擺起架子）本仙長。

何若海 （慢慢認出來）你是？——混蛋！

（何若海正往起爬，奢崇明又上來，一看符國徵那怪樣子，楞着。）

符國徵

（半仙之體，狀似說書）守城的官員實在混蛋，但他再混也敵不過這呂公車，這呂公車呀就是人間的仙島，隨地上的旱船。高好幾丈，長五百尺。一層一層的樓像在雲霧之中，大大小小的羽旗在天空中招展。車的左右有兩大雲翼，樓上樓下有八個風台。裏面站着百人以上，個個舉着機弩毒矢，人人作法，念念有詞。最利害的是：作起法來，這呂公車能發各種毒蟲，潮——祭在天空之上，形狀頗似瘴母，起初，圓圓的像個彈丸，刺啦啦啦啦，由空中下來，下來以後又變成車輪子，鼓魯魯魯魯魯，飄撒四散，中了就死！還有，散出一個小丸子，落在地上，蘇——有白氣一道直往上沖，像一根頂天立地的大柱子，展眼之間那柱子散開，花——變成黃色的大霧，中了也就沒命。哈哈，那怕她有三頭六臂……

……

（探馬再急上）

探馬 啓稟萬歲，秦良玉離城不遠了！

奢崇明 多遠！

探馬 不清楚。

奢崇明 兩員大將都出發了麼？

探馬 都出發了，萬歲。

奢崇明 好，再探報來！

探馬 領旨！（探馬下）

奢崇明 既然不怕她有三頭六臂，請師爺趕快駕一部呂公車出城，我們先用這呂公車收這女妖孽！

符國徽 是，萬歲。（示眼色給何若海）

何若海 臣願與師爺同行擒這妖女。

奢崇明 也好，快去。

（何符二人未下，探馬再上。）

探馬 啓稟萬歲，二位將軍敗下來了！成都方面呂公車已經失火，萬歲快快發駕，秦良玉眼看就入城了！

奢崇明 呀！秦良玉呀秦良玉！趕快備馬，披掛！——等死呵？

（探馬胆小被皇上一腳踢一溜滾。應聲而去。）

奢崇明 呂公車會失火麼？

符國徽 不會不會！那是水火不入的。萬歲趕快啓駕吧，我們就去收這妖孽！

奢崇明 好好好，想不到這一女妖……（去，又回來叮嚀）你們要趕快擒她！（下）

符國徽 領旨！

何若海 萬歲萬歲！（看著走遠了）什麼鳥萬歲！怎樣辦呵徵國？你不能這樣開玩笑，剛才真吓壞我了。

符國徵 怎麼辦？三十六着走爲上策！

何若海 逃之夭夭呀？

符國徵 不然就等死。

何若海 那裏走呢？

符國徵 你容易，我還鬧一臉金。

何若海 我這身衣裳也不平常呵！

（遠遠傳來戰鼓聲）

符國徵 聽，戰鼓！

何若海 我的爹，走都沒法走了！

符國徵 咱們索興裝起來，我裝大老道，你裝小老道，咱們到城外寶光寺去躲躲。
何若海 走！

（兩人連袂走下，燈彩逐漸息滅。）

（人呼馬嘯，戰鼓頻頻傳近。）

（往來人影追逐，互相廝殺的聲音。）

（片刻，軍士舉火把引馬祥麟入。）

馬祥麟 這裏還好，一個人也沒有，請到這兒來。

（女兵扶秦良玉上，坐椅中。）

馬祥麟 媽媽，您太累了，休息一下吧。

秦良玉 賊人已經跑了麼？追去了沒有？

馬祥麟 叔叔民屏正在追殺。媽媽受傷了？

秦良玉 沒有，就有一箭擦破了皮。

馬祥麟 不痛吧，媽？

秦良玉 這算什麼，麟兒？這次總算萬幸，短短期間居然把賊人打得大敗了。現在新都一破，成都之圍也解了，這全是全體軍士的忠勇，四川得救了。

馬祥麟 是媽媽的功勞。

秦良玉 我們不要什麼功勞，去問問追到什麼地方了？

馬祥麟 是。

（馬祥麟將要下，兵士們將何若海，符國徵捉上。）

男兵甲 啓稟元帥，在寶光寺門前捉到兩個妖人。

（何若海，符國徵下跪。）

何若海 符國徵 元帥饒命！

秦良玉 你們兩個是什麼人？

馬祥麟 是不是賊黨？

何若海 我是書生，他是道人，全不是賊黨，求元帥饒命！

秦良玉 既是書生道人，爲什麼要這樣裝束？

男兵乙 啓稟元帥，據城裏的百姓說：這書生是何若海，道人叫符國徵，一個是奢賊的丞相，一個是奢賊的軍師。

秦良玉 好呵！

何若海 冤枉冤枉！

馬祥麟 還不從實說？（拔劍）說不說？

何若海 是，說說說。

何若海 你先說吧。

符國徵 還是你先說吧。

何若海 元帥，我們半個字也不敢隱瞞，我確是何若海奢賊的丞相，但實出於萬不得已，念了不少的文章，沒處去用，加之鹽稅奇重，沒法生活，祇好從賊。

秦良玉 你有什麼本領？

何若海 我就會念書，沒什麼別的本領，他有本領，他有本領。

秦良玉 你叫什麼？

符國徵 小人叫符國徵，也是出於萬不得已，沒有什麼本領，我會念念書，我念念經，如此而已。

元帥饒命！

纔是元帥說你會作法，呂公車是仿造的。

符國徵 那都是騙人的，說着好聽罷了。

馬祥麟 聽說你會畫符念咒，呼風喚雨，我倒要看看你的本領。

符國徵 沒有那麼一回事！我這塗上一臉金，穿着花衣舉着劍，都是裝着玩的。

馬祥麟 不管是不是裝着玩，你要給我唱。

符國徵 是，我作一回法，元帥就饒命。

秦良玉 祥麟，不要吧。

馬祥麟 讓他唱，媽！（對符）做！

符國徵 （作狀）這裏沒有小老道，你隨着我唱。

何若海 我可唱不好。

符國徵 來吧，元帥就饒我們的命了。

（符國徵揮劍作法，何若海在旁搖鈴，念念有詞，繼之，二人一唱一和。）

（呂公車的歌聲）

保大梁 滅大明 敕令令 敕令令

問咱誰 符國徵 敕令令 敕令令

造成車 號呂公 敕令令 敕令令

旂百面 樓數重 敕令令 敕令令

過山鳥

偏架弓

敕令令

敕令令

飛蟲丸

勝蜈蚣

敕令令

敕令令

衣八卦

劍七星

敕令令

敕令令

血作雨

障作風

敕令令

敕令令

取血水

攪鈎藤

敕令令

敕令令

弄人肉

不乃羹

敕令令

敕令令

行神法

取錦城

敕令令

敕令令

馬祥麟

哈哈，你可行神法取錦城呀。

符國徵

字是他編的。

何若海

混飯吃的。

馬祥麟

媽，這種妖魔鬼怪，推出去斬了。

何若海

元帥饒命，小人從此務正。

符國徵

元帥饒命，小人從此務正。

秦玉良

你們兩個人本來是應該殺了的，可是我能够不殺人我就不願意殺人……

(一兵士上)

一兵士

啓稟元帥，賊人已經潰敗，現在正向老窠蘭州方面奔命啊。

玉秦良

好，再探。

(一兵士下)

秦良玉 麟兒，（站起來）我現在高興極了，天一亮我們就去成都，然後把重慶的賊人餘黨肅清，這回平奢賊的事就算告一段落了。我本應領兵一直追殺到賊人的老窠蘭州，但我還有更重要的事，我們要趕快出兵北上呢！

馬祥麟 媽，這回帶我去！

秦良玉 好的。

馬祥麟 唔，這兩人不殺了麼？這種敗類留他作什麼？

秦良玉 我看讓他們去吧。（對何符二人）以後要好好務正。

何若海 符國徵 受元帥的感化，再不敢胡作非爲了！

秦良玉 活命去吧！

何若海 符國徵 （三叩首）謝元帥！

馬祥麟 媽媽，您爲什麼不殺了他？

第二幕

第一場

登場人：來 狩 更 夫

崇禎三年。

京都，宣武門外菜市口街頭。

雪夜。（可以在幕前）

來 狩

（帶醉登場）黑古冷洞，這開的是一身白麵！不喝了，不喝了！我們元帥有令：不準喝酒，不準喝酒！不喝了，不喝了，該回去了，回去了。——咦？這是那兒？石匠？不是。忠州？不是。成都？還不是。重慶？也不是。哈哈，不是，都不是。我沒醉，這是京都！京都！京都！京都，京——都——，皇上住的地方。沒喝醉，天冷了，下白麵，這他媽的叫雪！咱沒見過，好冷好冷。

（也不知往那邊走，順嘴唱戲。）「金牌調來銀牌宣，王相府又來了王氏寶釧，九龍口，用目看！但祇見奴的丈夫頭戴王帽，身穿蟒袍，腰繫玉帶，足登朝靴，端端正正，正正端端，打座在金鑾！這才是，蒼天爺睜開龍眼，從今後五家坡前不把菜來挖，大搖那大擺來我就上金殿哪伊嗎（搖擺的太猛，一下滑倒了。底下，不知是唱是呻吟）伊哪伊啞啞嘿！（接着唱）參王駕，伊哪伊啞嘿，來問王安嗎，嗎嗎嗎嗎，唉——」

（才想起自己倒了）他媽的生日的，滑了。家一個大跟斗，別笑，笑我什麼？不是腿軟是地滑！——怕什麼，大丈夫能曲能伸，倒了能起來，（又倒了）倒了還起來（又倒）起不來，在這兒坐一會。

（打更的持更梆提燈上。）

更夫（一眼看見一團黑）咳！叫？是神歸廟，是鬼歸墳。好狗不擋道，擋道沒好狗。我說你是一個人哪還是條狗？

來狗（一下跳起來）他媽的狗會說話？我問問你：（要拉他的領口）

更夫幹什麼？

來狗幹什麼？幹嗎給我喝這麼多酒？又不是我上金殿，又不是我參王駕，又不是我來問王安，你們說我是秦總兵手下第一名目把，那不含糊，當年，隨着秦總兵平過苗子，當年，也到京都到渾河打過韃子，過後，又回四川平了反叛，這回，渾河又來報仇雪恥。你們居然連連打了勝仗。你說，那一仗沒有咱家我？秦元帥有功，被皇上召上殿去親自嘉獎，咱們也都大小升個官，領點賞，是不是爲這個喝酒？

更夫那兒喝了一肚子狗尿，這兒撒瘋來？我說你「家住那裏？姓字名誰」呀？

來狗好小子！連這大爺都不認識？當今皇上召上殿去親自嘉獎的四川石砫女總兵秦良玉部下的第一名目把來狗就是家！

更夫好長的台銜，你知道這是什麼地方麼？

來狗（搖搖頭）……

更夫 這兒是菜市口！

來狗 菜市口！

更夫 殺人的地方，深更半夜，跑這兒來幹什麼？

來狗 呵呀，你是人是鬼？

更夫 別叱刺！咱是更夫，來歷也不小，是最近大鬧北京城的毛夫人的家院。

來狗 唔，你是毛夫人的家院？你們這位夫人可真利害。

更夫 好說好說，沒有你們總兵利害！

來狗 聽說是翻了醋罐子！

更夫 少胡說！我們老爺在京都作官，屋裏沒人悶的慌，討了兩個小老婆，被我們夫人知道了，從老家連夜趕來，到了京都，一聽果有其事，就不待通報，打進府去。老爺一向怕夫人，就把兩個小老婆打到街上去了。鬧的京都滿城風雨，我是隨夫人一起來的，今天碰見你正好，我們夫人正想認識認識你們夫人吶！

來狗 夫人會夫人，一個女豪傑，一個女英雄！

更夫 什麼英雄狗熊，你快回去吧。

來狗 我不認識路，喂，二哥，打個杆，你送送我。

更夫 送你！

來狗 送我回四川營。

更夫 從這兒往左拐，見了胡同往右拐，往左拐再往右拐，左右一拐——就到了。

來 狩 你不說還好點，你越說我越糊塗了！（把袖子一捲）我看你是有驕賤骨頭！賤骨頭，嘎雜子，琉璃球，說好的你不聽……

更 夫 要幹什麼你？

來 狩 跟你是下閣下比比武！

更 夫 比武？我的哥哥兒！担担的不怕推車的，光脚的不怕穿鞋的，那你好有一比，你簡直是虎鼻子上蹭癢癢。

來 狩 怎麼講？

更 夫 找死，我的哥哥太爺！

來 狩 那你也好有一比，你好比給老虎剔牙。

更 夫 怎麼講？

來 狩 你自投虎口我的哥哥太爺！

更 夫 跟我比武，你是螳臂當車。

來 狩 怎麼講？

更 夫 自不量力，我的哥哥太爺！

來 狩 跟我比武，你是臉盆裏紮猛子。

更 夫 怎麼講？

來 狩 不知深淺，我的哥哥太爺！

更 夫 跟我比武，你是井底的蛤蟆。

來 狩 怎麼講？

更 夫 不知天有多大，小子！

來 狩 跟我比武，你是，你是，——你不是土地爺。

更 夫 怎麼講？

來 狩 你不知地有多少層，我的哥——小子！

更 夫 跟我比武，你是武大郎攀槓子。

來 狩 怎麼講？

更 夫 你上下够不着，小子！

來 狩 跟我比武，你是豬八戒照鏡子，小子！

更 夫 怎麼講？

來 狩 你，你，你——你也不照照你！

更 夫 少門嘴吧。認識不認識，這是毛夫人的家院！

來 狩 誰門嘴來？認識不認識，這是秦總兵的目把！

更 夫 當真要打？

來 狩 我也沒說不打。

更 夫 那我放下燈，擱下梆子，小子，你過來！

來 狩 你真打呀？

更 夫 也！你說的。

來 狩 你不好意思跟一個喝醉了的人打架？你，你，你，你有點欺侮人哪！

更 夫 這小子，話都是你說的。

來 狩 得得，起誓算白玩，罵人當笑話。得了，二哥，今天我真喝多了。

更 夫 我也是好人，勁不住兩句好話。你說什麼，就來什麼，得了，我送你回去吧。

來 狩 打是痛，罵是愛，急了拿腳踹，不打不成交情。我看你這人很好，咱們倆很談得來，咱們要交個朋友。不成，五湖四海皆朋友，咱們要換個帖，拜個把子！

更 夫 天怪冷的，你還有幾分酒氣，夜深了，改日再說吧。

來 狩 怎麼？瞧不起我？

更 夫 沒有沒有，誰敢瞧不起你？

來 狩 我們元帥就拜過把子！

更 夫 你們元帥？女的跟人拜把子？

來 狩 聽呵，那位也是女的，結乾姐妹。

更 夫 那咱們是乾兄弟。

來 狩 （靈機一動）唔，對了，有位大小姐名叫沈雲英的你知道麼？

更 夫 你問她作什麼？

來 狩 她就是我們元帥的乾姐妹，也是一位女英雄，聽說牠被人搶去了，有人說她投河死了，有人說她被救來到京都了，我們元帥天天派人找她呢。

更 夫 今兒你可真算問着了：是不是喜歡穿男裝，讀書識字，又會騎馬射箭的？父親叫沈至緒，

許給四川人賈萬策爲妻，可是還沒有過門的沈雲英？

來 狩 是是是，一點也不錯，她在什麼地方？

更 夫 她現在就跟我們夫人在一起。

來 狩 你快引我去，我們元帥想她都快要瘋了。

更 夫 我們夫人正想見你們元帥，明天一見面，不就都明白了麼？

來 狩 不成不成，你領我去見你們夫人。

更 夫 現在是半夜，二哥！

來 狩 不管，我跟你走。

更 夫 也成，天亮再稟夫人。

來 狩 什麼都成，越快越好。

更 夫 咱們別弄錯了，你知道麼？我們夫人怎麼認識沈小姐的？我告……

來 狩 唉唉唉，少廢話，我現在不要聽，快走快走。

更 夫 那麼你告訴我點，你們女元帥打仗的事。

來 狩 來日方長，何必一見面就都說了呢？我現在不要聽也不要說，我要你快走！
好好好。別忙這前面就是咱毛府。

（來狩拖更夫向下走，更夫還在說「有那麼一天呵……」敲着更梆，聲漸遠。）

——暗轉

四〇

第二幕

第二場

登場人：秦良玉 馬祥麟 毛夫人

來 狩 悟 蓮

京都，石芝菴內。

天剛亮，花在招展，鳥在啼。

佛堂的配殿，一尊龐大的觀音像在常明燈後閃着金光。廟內，傳來一聲聲慢的晨鐘。

秦良玉

（看來十足女性地，穿着和尼姑差不多的長袍，從花園捧了一大束鮮花進來，插在佛瓶，奉燃晨香，禮佛。在快樂背後藏着不少煩惱。）這又是一把又香又美的鮮花，觀音大士呵，人家把你放在這又冷又靜的大殿裏，早晌聽聽晨鐘，晚來聽聽暮鼓，你要有靈，也該覺得難過吧？你要有靈，也該謝謝這一束鮮花，那麼，就不該辜負這一束鮮花，別讓他花開花又謝，白白地放香，白白地展開花瓣……

（老尼悟蓮走來）

悟 蓮 阿彌陀佛！您在跟誰談話呢？

秦良玉 我跟佛。

悟 蓮 善哉善哉！與佛談話自是看破紅塵，入了佛門。紅塵庸庸碌碌，佛門四大皆空，您真不愧

是一位活菩薩了！

秦良玉 差得遠，還求女禪師多多引領。

悟蓮 好說，今天天一亮就有一位毛夫人說是慕名拜訪的，我說秦總兵修身養性，什麼客也不見，她說一定要見。

秦良玉 煩老禪師招待一番好了。

悟蓮 那倒不要緊，就怕她不肯走。（要下去，又回來）再稟告您：今天早晨收到遞名帖送禮物的一共有七十六份。

秦良玉 還是不要收呵！

悟蓮 是的，能退的都退回去，實在不能退的才收下。他們都是想結識這位在渾河打勝仗的女英雄的。

秦良玉 唉！什麼女英雄？他們還不是當怪物看？——唔，相公都準備好了麼？

悟蓮 什麼都準備好了，選得最好的大白馬，公子爺正在穿戴，就要上殿去應試。這都是感應，也多虧您那次上殿的推薦，武狀元殿試這還是頭一次。

秦良玉 請他到這兒來一下。

悟蓮 是是是，阿彌陀佛！

（老尼高興着走下去。）

秦良玉 （獨白）這孩子真像他爸爸，那樣年青，永遠不疲倦。眉尖上的英武之氣，太像他爸爸了。

（馬祥麟全部殿試披掛走上）

馬祥麟（親熱地）媽！

秦良玉唔，我的寶貝！

馬祥麟媽，您看我！

秦良玉好！

馬祥麟這披掛都按當年爸爸的穿法穿的。

秦良玉是呵，好孩子，正像你爸爸！

馬祥麟不，我像媽。

秦良玉來，過來，讓媽看看。（媽媽拉着兒子的手，細細端詳他）看這眉尖，不是你爸爸的麼！

馬祥麟眼睛像媽媽呢！

秦良玉來，我替你緊緊，這里太鬆了，帽子要戴正。這劍是媽的！

馬祥麟是呵，我想舞這一把我胆子可以大一點。

秦良玉好乖，你怕麼？

馬祥麟怕什麼？媽媽的兒子是什麼也不怕的。

秦良玉真乖，對了，什麼也不怕，好好去應試。喂，你要取不上怎麼辦！

馬祥麟那我不來見媽！

秦良玉胡說！我們不是爲功名，要替國家做事。取上了，很好。取不上，也沒關係。

馬祥麟我有把握取上。

秦良玉 好，快去吧，時候不早了。

馬祥麟 好，我去了，媽！

秦良玉 對了，今天有賈叔叔，沈老伯和你一同應試，你要對他們有禮貌。

馬祥麟 知道了。（要走）

秦良玉 回來。我給你正一正衣襟。去吧！

馬祥麟 好，我去了。媽，您別着急，我都不心跳，您摸！

秦良玉 那好。媽也不着急，我今天要平心靜氣地把那一對旗子繡好，你回來我送給你算是給你

賀喜，也是給你訂親的禮物。

馬祥麟 又是訂親！我不娶。媽，等着聽我的喜訊吧。

（馬祥麟跳出去。）

秦良玉 （獨白）這孩子真乖，就是太好勝了！他要試驗失敗了怎麼辦？不會的，不會的。（不知是高興還是難過）真像他爸爸，真像他爸爸！快成大人了，一結親，一成家，那我就是老夫人了！唔，我還是趕快去繡完那對旗子吧！

（秦良玉往花園裏走，窗外的聲音：「元帥，來狩有話說。」）

秦良玉 什麼事，來狩？

（來狩走上）

來 狩 稟元帥！

秦良玉 什麼事跑到這兒來？

來 豹 您不知道，元帥，有位毛夫人，是都察院河南道監察御史毛羽健毛大官人的夫人，就是最近大鬧北京城，人稱母老虎的毛夫人。

秦良玉 怎麼樣哪？

來 豹 她要會您，正跟老尼姑吵呢。

秦良玉 我不是說過什麼人都不會麼？

來 豹 這我也知道，可是還有一件事您不知道：小的昨夜在菜市口遇見毛夫人的一名家院，由他的嘴裏知道這位夫人想認識您。這不要緊，最要緊的是：由他的嘴裏知道這位毛夫人曉得沈雲英沈大小姐的下落！

秦良玉 什麼？

來 豹 沈小姐的下落她知道。

秦良玉 真的？

來 豹 找了多年的沈小姐的下落，現在有眉目了。

秦良玉 那位夫人在外面？

來 豹 所以快快見一見她吧。她正跟老尼姑吵鬧呢！

秦良玉 好，你請他到這兒來。

（來豹將要下）

秦良玉 相公已經走了麼？

來 豹 相公早已騎了一匹大白馬，多少人護擁着上朝去了。元帥，您近來喜事真多，第一，皇上

親自賜詩，第二，相公定親，第三，他鄉遇故知，不但會着賈相公，沈老伯，現在又得了沈小姐的下落。第四，我敢担保，咱們公子爺殿試，不是一名武狀元，也是一名武探花，夫人，您這是多少喜事呀！

秦良玉 你們高興麼？

來 猗 我們個個高興，沒有不高興的。可是，小的看，您倒好像不高興。

秦良玉 不，我高興。

來 猗 您好像高興不起來。

秦良玉 爲什麼？

來 猗 您大概想家了吧？

秦良玉 少胡說！你今天一定喝多了酒。

來 猗 沒有，小的喝的還不到四兩。

秦良玉 以後不準喝酒！

來 猗 是是，

秦良玉 快去請那位毛夫人。

來 猗 是。呵，他們來了，您聽！

（就聽毛夫人隨老尼悟蓮走來，一路走，一路喊。）

毛夫人的聲音 不是我姓毛的女人太粗野，實在是你們出家人也有點勢利眼！怎麼，我不配見秦夫人？跟你們說：我這是進入佛堂，還沒拿出橫的來呢。其實，我一向也是心慈面軟的，這

世界上沒有好人走的道兒，大家祇好都來作惡人了！

（一位健談的肥大的官太太又說又道地走來。）

毛夫人 呵，這位就是秦元帥嗎？

來 對了，這位就是我們的元帥，這位是毛夫人。（兩位相對一禮）來狩要向您告假，外面還
有事呢。

（來狩下）

秦良玉 毛夫人，請坐！

毛夫人 秦元帥，今天我太唐突了。我就是這麼一個女人，急性子，不在乎，講痛快！現在的這些
娘兒們我都看不過眼兒去，又聽說您這麼能幹，所以，一入京就想認識您，拜訪拜訪您，
領領教。

秦良玉 太客氣了。

毛夫人 唔，秦元帥，我沒見您的時候，總以為您也像一位大漢子一樣，氣壯胸膈粗。沒想到，今
天一見，原來是這麼一位又秀氣，又大方，又年青的夫人。

秦良玉 本來是一個女子麼，沒什麼特別，

毛夫人 有特別！聽說您喜歡穿男裝，善於騎馬射箭。您猜怎麼着？我也是，我小的時候就穿男裝
，現在不大穿了，太粗氣。騎馬射箭也都來得，現在一發福，也就攔下了。

悟 蓮 毛夫人也是一位女英雄，女英雄會女英雄，這是前生有緣。

毛夫人 真是有緣，沒緣我也不會跑到這兒來。夫人，您的官人已經下世了，是不？

秦良玉 死了多年了。

毛夫人

不怕您不愛聽，現在的男人们！一個有好心眼的也沒有，越是作官的有地位的心眼越壞！哪個到京作官的不娶個五房六房的？家鄉的老婆放在一邊乾起來不算回事！這些老婆呢，也就忍氣吞聲地在家裏活受，我頂看不來！好，我那當家的居然也鬧這種事，我一氣就趕來，一棒錘就給打散了。男人们，你得給他點利害的瞧瞧，讓他怕你，你佔着上風。不然，你就是他的小貓兒，一輩子也翻不過身來，什麼也得聽他的。——（怪不好意思）呵嚟，頭一次見面，剛談了沒幾句，我就議論起這個來。

秦良玉

沒有關係，您喝茶。

毛夫人

謝謝，我這人就是這麼一個人：好說，好交，氣不忿的尤其愛講。男的待女的太不公平了。夫人，像您吧，給官人守寡。可是男人要死了太太，早就又娶好幾房了！夫人，我問一句該打嘴巴的話，您爲什麼守寡呢？

秦良玉

（微笑不答）……

毛夫人

唔，我不該這樣問。

悟蓮

老尼說一句吧：夫人一來是看破紅塵，一來是守着禮法。

毛夫人

是嗎，夫人？

秦良玉

（羞答答，）我也說不出來。

毛夫人

我知道，夫人害羞了！

秦良玉

要勉強說，也有兩個緣由：（慢慢地，小聲地）第一，從先宣撫下世以後，天天忙於東征

西討，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思想到這問題。第二，在當今，我從沒有看見過或聽見過一個像我那宜撫那樣好的人。

毛夫人 晤，這就難怪了。夫人，佩服，佩服！

秦良玉 （快談正題吧）毛夫人，聽說您知道沈小姐的下落？

毛夫人 對了，我今天來爲兩件事：一是想結識結識元帥，所以一談就把第二件忘了。這二一件是報告您沈小姐的下落。

秦良玉 她究竟在什麼地方？

毛夫人 可是夫人，您要答允我，我要給您談着了沈小姐，咱們姐妹三人牽個女桃園三結義！

秦良玉 什麼都可以，您告訴我沈小姐的下落！沈小姐就是我的乾姊妹，我們在四川結拜的。那時我嫁宣撫不久，雲英還是小姑娘，我們倆很談得來。一別不知多少年，她被人搶了去，有人說她死了呢！快告訴我她在什麼地方？

毛夫人 也真巧，我這次從家鄉出來，旱路騎馬，水路就乘船。有天夜裏，在船頭看月亮，忽然聽見有女人哭，哭得悲悲切切呀！就派人順着哭聲四處去找，一下，就把沈小姐遇見了。原來她被人搶去，跳河尋死却遇救了，救她的是個老漁翁，可那老漁翁有個缺德兒子又想娶沈小姐，沈小姐不從，又逃出來，這里故事太多了。那一夜，一下被我遇見了，我就把她救到京都來。一路上，我聽她講了不少故事，講得最多的是秦元帥。她真佩服您，她也頂追憶你們在四川的生活。在一起奮鬥，在一起離別，她，她也談到她所許配的賈相公。不知賈相公在什麼地方？聽說這門親事還是您作的媒？

秦良玉 唔，我太高興了，她的賈相公和沈老太爺現在都在京都，我們可以立刻去見她麼？

毛夫人 當然可以。

秦良玉 唔，我不成，我要等我的孩子，替他繡完那對旗子。

毛夫人 什麼旗子？

悟蓮 相公迎親用的繡旗。

秦良玉 這樣，毛夫人，請您勞動一趟，把沈小姐請到菴裏來，好不好？

毛夫人 立刻？

秦良玉 是呵！我在這裏繡旗子，等着她。

毛夫人 好好好，那我就去。

悟蓮 我找人預備兩頂轎子侍候。

（毛夫人，悟蓮往下走。）

秦良玉 唔，我太高興了，毛夫人，您可要快回來。

毛夫人 沒錯，可是，元帥，別忘了答應的女桃園三結義！

——暗轉復明——

（午牌時候。秦良玉沈雲英在隔壁的房間內話舊。毛夫人和老尼姑在這裏等候着聊天。）

毛夫人 真是好朋友，一見面就沒結沒完。

悟蓮 人一輩子得個真的知己，也算幸福了！

毛夫人 兩個在抱頭痛哭麼！

悟蓮 你看這麼多男男女女都想認識元帥，元帥沒有能談得來的，元帥一生，除去她這位相公以外，所想的就是這位知心的朋友了！

毛夫人 元帥跟我談得來呀！

悟蓮 你們是新知，新知總不如舊交。

毛夫人 不不不，我們是一見如故。

悟蓮 善哉善哉！哈哈！

（外面傳來泥金捷報的鑼聲。）

悟蓮 這是什麼聲音？

毛夫人 開道的鑼吧？

悟蓮 一定是泥金捷報？

毛夫人 相公得中了？

悟蓮 阿彌陀佛！我去看看。

（要下，跟跑上來的來狩撞個滿懷。）

來狩 大喜，大喜，泥金捷報，外面都是報喜的！今天殿試，賈叔叔一甲第一，沈老伯一甲第二，我們相公一甲第三，他們長幼三位正在騎馬遊街，出正陽門，過珠市口，說話就到，元帥呢？

悟蓮 唔，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毛夫人 元帥真好福氣！

來 狩 師傅，我問元帥呢？

悟 運 元帥正在同沈大小姐談知心話，我云報這聲喜！

來 狩 對了，您來一趟。

悟 運 那麼，您陪陪毛夫人，唔！

（老尼又是高興着下去。）

毛夫人 你們元帥真好造化！

來 狩 怎麼也趕不上 福氣大。

毛夫人 你們元帥真能幹！

來 狩 （一眼看見那對繡旗）？繡好了？多秀氣！

毛夫人 所以我說是文武全才麼，我的眼睛就繡不了這麼細的花，我的那點才學，也想不出這麼好

的對句：「夫人城裏人如鳳」，「娘子軍前子是麟」，一念就好聽！

來 狩 光好聽不算，這都是有來歷的。您知道這是相公迎親用的旗子麼。女家是沁水張忠烈的大

小姐，張公是天啓元年跟元帥的家兒在遼東同時殉節的。夫人霍氏非常能幹，也是一位英

雄，愛女張鳳儀，也會一手好武藝，這上聯「夫人城裏人如鳳」指女家，「娘子軍前子是

麟」是男家，您看這不是門當戶對麼？

毛夫人 這一說，秦元帥又多一個好幫手！

來 狩 可不是！

（鑼聲當中傳來一陣鞭炮聲。）

（秦良玉跑上來，後面追着悟蓮。）

秦良玉 聽，放鞭了！一定是相公到門口了，來狩，還不去看看！

來 狩 是，元帥，我先給您道喜！

秦良玉 快去吧！

（來狩下）

毛夫人 夫人，大喜，大喜！還是我來的好，我一來，給您帶這麼多喜訊來。

悟 蓮 真是有福氣的毛夫人！

毛夫人 可是，夫人，您一定太高興了，跟沈小姐談就對哭起來是不是？您看，眼淚還沒有乾，

快擦擦吧，大喜的日子，讓相公問一句多不好意思！

秦良玉 （一邊擦）沒有。

（三個人對笑，馬祥麟進來）

馬祥麟 （一進門就喊）媽！

秦良玉 看我這孩子！

馬祥麟 媽！

秦良玉 好孩子，你得中了！

悟 蓮 探花郎大喜！

馬祥麟 謝謝您，師傅！媽，您高興麼？您好像不高興似的，媽，您哭了？

毛夫人 我說什麼來着！

秦良玉（慈愛而嚴肅的）對了，我並不高興，而且反而難過。你今天得了功名，我怕反而害了你

！要知道，媽什麼都沒有，你爸爸早死了，你叔叔，你伯伯，也都打仗打死了！我現有的只有你，實指望你起來替你爸爸，叔叔，伯伯報仇，可是，一個人得了功名，往往就不肯做事了。

馬祥麟 媽，我不會。

秦良玉 那好極了。孩子，那一對繡旗我已經替你繡好了！

毛夫人 （殷勤的舉過來）看，相公！

馬祥麟 媽，媽！

秦良玉 好孩子，你舉着它去迎娶你的新夫人，看見這旗子別忘了媽媽，你同你的新夫人一人一面，繼續我的志願。要知道，國家還在亂，說不定大亂就來了，外侮也一天一天的加急，我要你結親不是要你享福，孩子！——（追憶往昔）當年，我跟你爸爸就是有一對旗子，我們並排騎着馬，一同去打獵，一同去打仗！孩子，你也要這樣！（不勝唏噓）

馬祥麟 媽，什麼我都聽的，可是您——

秦良玉 我不該不高興。

馬祥麟 那也是。還有，現在表哥翼明正領着一萬人護築大凌河城，我怎麼好忙着娶親！

秦良玉 不聽我的話是不是？

馬祥麟 我聽。

毛夫人 對了，公子，結親是人生大事，是爲父母的一大心願，順者爲孝，還是去的對。

秦良玉 我要你們都結親，我要你結親，我也要你的雲英姨媽結親……

馬祥麟 雲英姨媽？

秦良玉 是，孩子，在你得中的時候，找了多年的雲英姨媽也找到了，你沒有見過她，她就是我，

什麼都跟我一樣。

悟蓮 夫人，咱們把沈小姐一個人放在那邊？

秦良玉 真是，還忘了呢！來，孩子，我引你去見見她。

毛夫人 沈小姐太女孩氣，見不得人。

悟蓮 所以更招人愛！

秦良玉 好，走吧，走吧。

（大家將要下，來狩上。）

來狩 元帥，聖旨到了，請接聖旨，是內侍王廷恩來的，現在大廳裏。

秦良玉 好，我們先去接聖旨，來，祥麟。今天事真多，對不住，毛夫人，你還得等一會。

毛夫人 沒有關係，快去吧。

（秦良玉，馬祥麟，悟蓮，來狩同下。）

毛夫人 （獨白）秦良玉是個四川的好元帥！秦良玉是沈雲英的好朋友，原來秦良玉還是馬祥麟的好媽媽！

（外面傳來宣讀聖旨的聲音：「奉聖旨，石砮司女總兵秦良玉萬里勤王，一心衛國，自四城復後，已命歸川，乃猶依依闕下，更遣伊姪秦翼明以萬人護樂大凌河城，厥功懋焉！茲

五六

城功告竣，賜秦良玉錦袍一襲，玉帶一圍，加軍功三級，伊子馬祥麟已點武制科鼎甲，仍帶指揮使銜，襲石砫宣撫司，滿着暫駐遵永。秦翼明授松藩副總兵，先行赴任，武制科一甲第一賈萬策授頭等侍衛，署大名營都司，一甲第二沈至緒授頭等侍衛著臨洛關守備，賈萬策，沈至緒，馬祥麟各賜錦袍一襲，欽此謝恩！」

毛夫人 唉！我爲什麼不作秦良玉？

——幕落——

第三幕

第一場

登場人：女兵甲 女兵乙 來 狩

男兵甲 男兵乙 大塊頭

秦良玉 探 兵 兵士們

三峽。

日出前後，秦良玉主帥的戰船上。

女兵正在洗刷船頭。

兩岸猿聲啼不住。

女兵甲 媽的，真難聽！

女兵乙 你忘了古人寫的呀，「兩岸猿聲啼不住」麼？

女兵甲 對了，簡直是哭，喪氣——咱們是第幾次過這三峽啦？

女兵乙 算哪，萬歷也不是那一年第一次出兵，天啓元年第二次出兵，崇禎三年第三次出兵，每次

出兵都過這三峽，現在崇禎十七年，這是第四次。

女兵甲 這次不能算出兵，這次就到三峽為止，這兒真够險的。

女兵乙 可也真够好看的。尤其這天亮的時候，看一牙月亮，幾點星星，雲彩跟山峯分不出來，真

是好景緻！

女兵甲 得了吧，得了吧，好景緻？不是讓你出來遊山逛景，是讓你出來打仗的！你是第幾次出來？

女兵乙 我頭一次。

女兵甲 怪不得。我除去萬歷年的出兵沒趕上，這幾次我都入伍了。

女兵乙 您打仗不怕嗎？

女兵甲 怕！從來沒有怕過！到萬里長城邊上殺韃子，趕鬼子，都幹過，也都沒怕過。可是，我老實告訴你：這回我可有點怕。這回咱們是出來幹什麼的你知道吧？

女兵乙 怎麼不知道？不是流氓張獻忠羅汝才要殺到四川來，我們到這三峽來截他麼？

女兵甲 是的，可是，你知道賊有多少兵？

女兵乙 不知道。

女兵甲 聽說有十萬還要多！

女兵乙 唔！

女兵甲 可是我們呢？

女兵乙 聽說最多有三萬。賊人怎麼會有十萬？

女兵甲 傻大姐，這你還不知道？連年水旱，稅賦又奇重，百姓都沒法活命，那一省不鬧饑荒呵？什麼地方都餓死人。這一來，一招呼，就都去當土匪了！天災人禍，這叫官激民變。

女兵乙 怪不得好多的孩子都唱：「迎闖王不納糧！」

女兵甲 小聲點！

（來狩上船來）

來 狩 誰在喊「迎闖王不納糧」啊？簡直是反叛！

女兵甲 狩爺，不早呀？

來 狩 我問你：那個反叛在喊「迎闖王不納糧」？

女兵甲 誰也沒喊哪，狩爺！您聽錯了吧？您上年紀了，耳朵不靈了。

女兵乙 對了，您聽錯了吧？

來 狩 錯了？別看我老，越老耳朵越靈，以後少胡說，你們可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這是那些反叛的歌謠，這年頭，百姓都是拿不出糧來受累，「不納糧」自然要「迎闖王」了！這是流氓最毒辣的收買人心的計策。

女兵甲 是。這麼早起來幹什麼的，狩爺？

來 狩 唔！對了，元帥呢？起來了麼？

女兵乙 早起來了，在看兵書呢。

來 狩 又看兵書？夜裏也看，白天也看。傳報一聲，我給他看件更重要的東西，邸報。

女兵甲 邸報？是有什麼人出援兵了麼？

來 狩 別想，誰都是按兵不動，除去咱們這位 元帥！這邸報才糟呢，大概咱們的相公爺和少夫人都完了？

女兵甲 怎麼？

來 狩 元帥天天想她的兒子和兒媳婦不是？現在大概不用想了，邸報上有這麼一條，（翻開讀）

「馬鳳儀以孤軍在侯家莊被圍，保撫中軍孫弘謨楊芳等不能救，石柱一軍盡歿」……………

女兵甲 呵？

女兵乙 不過馬鳳儀這名字……………

來 狩 一定鬧錯了。馬當然是咱們相公的姓，鳳儀是少夫人的名字，不過怎麼會把姓名都弄錯了
呢！

女兵甲 啊呀，不管他，快稟告元帥吧，來，我引你上樓去。

來 狩 好好。

（來狩隨女兵上樓。）

（曉星殘月相繼收起，東方發白。）

（女兵乙繼續工作。）

（款乃聲中傳來兵士們吵鬧的聲音：「走，上船去！上船去讓元帥評評理，讓元帥評評理。」「大塊頭被一羣兵士包圍着走上船來。」）

女兵乙 什麼事？什麼事？

大塊頭 別欺侮人，不是我固意不管你們飽，又不是我故意不給你們吃山珍海味，巧婦難做無米之

炊，我有什麼辦法我？你們欺侮我你們！咱們找元帥去！

男兵甲 誰怕你，吃總得吃飽了吧？不吃飽了怎麼打仗？

男兵乙 你知道我們一天跑多少路？爬多少山？殺多少人？回來連頓飽飯都沒的吃麼？

兵士們 一定是這大塊頭作鬼，元帥不會不給我們吃飽的

大塊頭 天知道，天知道，我作鬼？

女兵乙 別嚷好不好？

大塊頭 不成，不成，他們欺侮我，這份差事我沒法幹了！

男兵甲 你沒法幹，我們才真正沒法幹了呢？

男兵乙 找元帥，找元帥。

兵士們 找元帥，找元帥！

（正在紛亂的時候，來狩，女兵甲下樓來。）

來 狩 別喊，別喊，你們吵什麼。

男兵甲 大塊頭不給我們飽吃！

大塊頭 我們營裏的米不夠了。

男兵乙 我們不吃飽能打仗麼？

大塊頭 我又沒法給你們變米。

來 狩 好好，我知道啦，你們想怎麼樣？

兵士們 我們找元帥評評理！

大塊頭 對了找元帥評評理！

來 狩 我給說和說和怎麼樣？本來你們可以找元帥的，爲什麼現在不要找呢？你們知道剛才收到

一份邸報，說石柱的家兵在侯家莊一個地方全軍覆殁了，咱們的相公爺和少夫人也生死不

明。

兵士們 什麼？

來 將 你們想元帥該多難過？你們還好意思拿這點小事情來擾亂她麼。

男兵甲 可是我們吃不飽。

女兵乙 要不然我們不要出來打仗。

來 將 還不怪大塊頭，實在是軍營裏缺乏糧餉。缺乏糧餉呢也不能怪元帥。第一連年水旱，糧食

太貴。第二我們該發的糧餉被上面扣着沒放……

男兵甲 那我們就不打！

兵士們 對我們就不打，幹麼那樣傻？不打不打，我們還是見元帥！見元帥！

（吵鬧得更利害時，樓上的一個窗子推開了，秦良玉站在窗前，衆兵士肅靜敬禮。）

秦良玉 弟兄姐妹們！你們的話我都聽見了。我很難過，我覺得我太對不起你們了！本來！我就在

這兒難過，因為聽見一個很壞的消息。要悲觀起來我比你們還應該悲觀，要喪氣起來我比你們更應該喪氣！可是我不能，我沒有辦法。你們想；我一個女人怎麼能帶兵？怎麼能打仗？女子的天性不近這一套，這是不可能的呀。就是出來打仗也要量量自己的力量。這次我們出來截流賊，他們有十幾萬人，我們最多三萬，這明明也是不可能的呀？就是大家都肯出來拚命，說這是爲保衛我們的家鄉，不拚命全四川都要落在敵人的手裏，可是拚命也得有命可拚，還要吃的飽，手裏有家伙呀，現在怎麼樣？手裏有一條長木棒，所謂「白桿兵」。吃呢，不但吃的壞，現在連壞的也沒有的吃了，這不又是明明白白的不可能嗎？——

——我不是不知道這許許多多的不可能，但明知是不可能也不能不作，這是一不可爲而爲——！我爲什麼要這樣呢？因爲今天，我們退，我們準死。我們進，我們也許從萬死當中殺出一條血路！……………

男兵甲

元帥說的很對，可是國家養了多少大兵大將，現在大難臨頭了，他們爲什麼都不出兵？

秦良玉

（無言）……………

男兵乙

元帥，他們有兵力的都不出兵，我們幹嗎？……………

秦良玉

你們以爲我太傻是不是？或者你們以爲我想得功名是不是？是的，也許我傻，但我決不是爲功名！我爲什麼要這樣的傻呢？沒有別的，我太愛像我一樣的老百姓，太愛我的鄉土，太愛我的國家了！以前我們萬里出兵援朝鮮，殺倭賊！打渝關，平遼子，那是爲了保全整個的國家，現在國家大亂，我們自愧無力保全整個的國家，就退一步來保衛我們的家鄉，這次出兵，爲讓流賊竄不進四川省，免得四川的人民遭了塗炭。你們想，我們現在要退還退到什麼地方去？真退守石砫麼？所以，雖然明明知道是不可能，不可爲，但是我們還要作，還要爲！這就是我們石砫的精神！——（換一口氣）萬沒想到，你們今天居然吵起來，這是從來沒有的，這表示我們石砫的軍心也搖了！（落淚）這讓我難過，此我聽見我的骨肉殉難的消息還難過！但是你們跟我不一樣，我有什麼辦法呢？我反正決定一死報國了，現在我不願意發什麼軍令給你們，你們（提起來）願意跟來的，吃得苦，受得了餓，不怕死，不怕難的跟我一路來！（換一口氣）那些吃不了苦，受不得餓，怕死怕難的趕快回家，我決不勉強，剩我一個人我也要打！

（沉默，幾乎全體落下淚來。）

兵士們 元帥，我們跟着您。

秦良玉 現在就要開船了，要走的快下去！

兵士們 元帥我們不走，餓，餓在一起，死，死在一塊。

（全體靜寂）

秦良玉 好的，既然如此，是不是我們全體有必死的決心？

兵士們 有，有！

秦良玉 太陽都快昇起來了，那我們就趕快開船。我們餓着肚皮一鼓氣趕到荊州宜昌，賊人正在攻

打那個地方。要想不餓，我們去喝賊人的血！吃賊人的肉！

兵士們 好，好好！——喝賊人的血，吃賊人的肉，——開船開船！（正欲紛紛下船時，上來一探

兵。）

探 兵 啓稟元帥，天亮時候發現岸上有一小股流賊西竄，守兵就上前攻打，殺死賊子很多，都紛

紛潰敗逃跑了，這里，在陣上拾得繡旗一面？（呈繡旗）

秦良玉 我看，啊？（由窗口跑到樓梯上，那旗子太眼熟）展開我看。

（女兵甲把旗子接過來，展開）

秦良玉 「夫人城裏人如鳳」這不是相公夫婦的軍旗麼？（接過來）還是我親手繡的呢。

來 狩 軍旗怎麼會落到流賊的手裏？

男兵甲 那還不是被流賊打得……

男兵乙 軍旗丟了人不一定就死。

女兵乙 那相公爺和新夫人現在在什麼地方呢？

女兵甲 最少是生死不明了。

秦良玉 （把玩那旗子，不勝悲哀，小聲念着）這兩旗子，還記得是在京都石芝巷裏繡的，它不是

單的，它是一對：「夫人城裏人如鳳」還要一娘子軍前子是麟一來配着呵。現在兩面旗子分散了，流落了。這一面居然流落到媽媽的手裏來，那一面，還不知流要到天南海北，握在什麼鬼怪的手裏吧！旗子不會說話，旗子落會說話，旗子！該告訴我；相公怎麼忠勇，少夫人怎麼雙雙殉節，在什麼地方，那一塊沙場，那時天是什麼顏色，兩面旗子就都倒插在地上了，怎麼又被賊人拾起來，又拿它東竄西竄，鬼使神差，又讓旗子竄到媽媽的手裏來了，……

來 將 元帥，也太難過了，現在事情還沒有一定呢，那旗子還會說話，那旗子也許告訴您；相公少夫人都雙雙無恙呢？

女兵甲 對了元帥，我們可以派人去打聽，現在不一定就死，元帥保重要緊。

男兵甲 就是按頂倒蓋的想，元帥，咱們一向不是忘掉別人的幸福麼？元帥，咱們還有更重要的事呢。

秦良玉 （微微領首，感傷之至）我的丈夫，我的哥哥，我的弟弟我的孩兒都……現在，最後，我的唯一的兒子，難道也……

來 將 不會，不會，元帥往開處想吧。

秦良玉 (低頭吳望着)……………

(大家都很難過，紅光上昇)

男兵甲 元帥，元帥，太陽出來了。

女兵甲 元帥，元帥，時候不早了。

來 豹 元帥，元帥，該開船了吧？

兵士們 元帥，元帥，我們情願餓着去送死。

秦良玉 (沉寂久之，仰起頭來，咬定牙關)好！開船！

第三幕

第二場

荊州附近。

戰船上的閣樓。

秦氏陪着陸遜之檢閱水軍，女兵左右侍酒。

水軍正在演武，戰旗飄搖，鼓聲頻敲。

秦良玉（舉着指揮旗，就是那面「穴人城裏人如鳳」的繡旗，指點着解說。）這是「一字長蛇陣」……

陸遜之
好整齊！

秦良玉（又發一令）這是「十面埋伏陣」……

陸遜之
變的快呀！好，十面埋伏陣！

秦良玉（又發一令）這是「燕子穿花陣」……

陸遜之
唔，好看，好看，燕子穿花，燕子穿花……

秦良玉（又發一令）這是「諸葛水八陣」……

登場人：秦良玉

陸遜之

來 狩

女兵甲

女兵乙

女兵們

陸遜之
唔，這是當年諸葛武侯用的陣法，完全是按陰陽八卦列開的，好好。

秦良玉
（又發一令）……………

陸遜之
怎麼？都不見了？

秦良玉
這是退後散開的陣勢。（又發一令）

陸遜之
（嚇的後退）呵！我的天哪，他們，他們都放箭比着我，快快快讓他們退開……………

秦玉良
大夫，這是衝鋒進攻的陣勢。

陸遜之
好是好，可真把下官吓壞了，出了一身冷汗，讓他們退開吧！

秦良玉
（又發一令鼓聲漸遠，戰船退開）大夫，請飲杯水酒壓壓驚。

陸遜之
是的，我正要敬酒給將軍賀喜呢！

秦良玉
喜？

陸遜之
是的，夔州一戰，賊人十萬，將軍以一當十，竟把賊人殺的落花流水！夔州之戰可以算一大捷，都是將軍您的功勞呀？

秦良玉
唉！夔州之戰，不過是一小勝，實在談不到慶賀。現在賊人都竄伏到大山裏去了，還應該調動大軍，繼續追剿才是。

陸遜之
是的，是的，是的。不過有女將軍在這兒，就什麼都不怕了。秦將軍，秦元帥，秦總兵，（似有酒意）來，下官敬您一杯酒，一來表示慶功，二來表示敬佩，嘿，嘿！秦元帥，唔，說句心眼裏的話，您一個女子，真了不得！（挑着大拇指）了不得，佩服佩服——所謂

魏綬髮眉。下官這次奉撫軍檄委，按閱各營，唯有石砫的軍營最爲整齊，足徵將軍的雄韜

偉略！來來來，看酒來，我敬將軍一杯。

秦良玉 不敢當！

（女兵奉酒。）

陸遜之 請將軍一定乾了這杯。

秦良玉 我一向不會飲酒。

陸遜之 （走近）那有大將不會飲酒的？將軍一定飲下去。

秦良玉 好，我以清茶代酒，回敬大夫一杯。

陸遜之 清茶是茶，怎麼當的了酒呵？……將軍我久仰您的大名，總想一瞻丰采，今天能在此暢談，真是三生有幸呵！

秦良玉 玉良一個土婦，什麼也不懂，還望大人多多指教！

陸遜之 好說，好說，將軍，您這指揮旗也別緻，繡功真好！

秦玉良 沒有什麼好。

陸遜之 唔，是將軍自己繡的？太好了，我就沒有看見這樣好的繡工，『夫人城裏人如鳳』，這好像是一聯！

秦良玉 是的，這是小兒夫婦一對軍旗的一面。

陸遜之 那一聯呢？

秦良玉 『娘子軍前子是麟』。

陸遜之 配得好。那一面旗可以看看麼？

秦良玉 怕永遠看不見了吧！

陸遜之 怎麼講，元帥？

秦良玉 大夫不必問吧。（引起傷心事）

陸遜之 好，我就是讀書不求甚解的，不問。可是元帥好像有什麼傷心事？

秦良玉 （強爲歡笑）沒有什麼，大夫。

陸遜之 （沉寂一會，沒話可說）本來我該回去了，天不早了，可是您看過江上的風景，真是一幅

圖畫！

秦良玉 唉！說什麼江山如圖畫，大夫不忙走，我倒有幾件小事請教一下。

陸遜之 唔唔！留我不走？您有話跟我談？好好，我一定不忙走。我什麼都跟您談談。

秦良玉 請問大夫，可知道督帥的近況麼？

陸遜之 閣部現在駐節在夷陵，一切的文簿都親自批閱，因爲各省都在鬧旱災蝗蟲，閣部就取華嚴

經第四卷來誦讀，說是可以咒蝗止旱，因閣部的提倡，各部各邑都在念經。

秦良玉 啊呀，現在可不是念經的時候呵！我們曾經發過多次的羽報，請求救兵，一致剷除流寇，

爲什麼各軍都按兵不動呢？

陸遜之 唉！這很難說呀！閣部有一次答應賈人龍更替左良玉，後來不知爲什麼又沒有作。這一來

，左良玉一知道，兩家都不服調動了。其他的各省的兵不是不發餉，就是得疾病而死，叛變的叛變，逃亡的逃亡，這次羣賊入川，多虧元帥，不然真不堪設想了。

秦良玉 可是，這戰事並沒有結束，一次的小捷還不難定全局。我們孤軍實在沒有多大的力量，還

是多多發來救兵才是。

陸遜之 唉！困難呵，困難呀！說老實話吧，內地的救兵發不出來。所以秦將軍，我勸你還是不要太僥了吧，保全一點實力，我這是跟您說的知心話。

秦良玉 （滿腔熱血，灑了一盆冷水）這是真的？

陸遜之 知心話呀！將軍，聽我的吧。

秦良玉 （沉寂）……

陸遜之 女將軍，女人死心眼，你好像很難過，何必呢？

秦良玉 （擺擺手，表示，別提了吧。）……

陸遜之 唉！（長嘆一聲，往來徜徉。一眼看到壁上懸的詩，提起眼鏡來讀）「夜泊三峽」？唔，這是您最近寫的詩吧？久仰將軍文武全才，色藝兩絕，武藝下官是佩服得五體投地，這文章我更該拜讀。（讀）「夜泊三峽」唔，古詩七言：

「八陣圖翻傾雪浪

孤城白帝嘯雲天

滔滔東逝長江水

夜襲兩河憶當年！」

好情好景！滿腹不平之氣呀！當年，你們在大江中重演過一回赤壁鏖兵，我知道。

「流寇漢池似蜂起，

將軍醉舞笙歌裏！

驚鴻霍唐共悲鳴，

曉星殘月狼煙舉！」

好好！氣壯山河呀，不過這「將軍醉舞笙歌裏」該不是我吧？按兵不動的還是將軍，對不？哈哈，沒錯。

「錦繡山河今碎裂，

沙場白骨空悲切！

鬼哭哭動秦家女，

手把毗盧蕩妖孽！」

好氣魄！這好像在格律上有點毛病？不過沒有關係，這氣魄太雄壯了！真不像女人作的，沒有一點脂粉氣。

「羣寇西竄正猖獗，

莫謂蜀道難攀越，

三千子弟結同心，

血染山河殉大節！」

啊呀呀！好壯烈！忠勇之氣，溢於言表呵！這是您作的麼？將軍您的詩作的太好了，好好，不過「血染山河殉大節」像您這樣一個人太可惜了！像您這樣一位又能文，又會武的絕代的美人！（有點輕挑之意。）

秦良玉

大夫，謝謝您的金玉良言，不過我用不着，罷請吧。

陸遜之 我說這話完全爲闢照你呀，我的大元帥！

秦良玉 大夫，請你不要放肆！

陸遜之 什麼叫放肆？我們文人就貴乎放浪形骸，我想將軍非凡，也不該拘泥形跡。唔，將軍，你好像很難過，有什麼心事盡管跟我說。

秦良玉 心事麼？一個——出兵！

陸遜之 開玩笑！咱們不談這個，還是談談家常，你一定是……我最會體貼女人的心情！（要動手）將軍您要穿起女子的衣服，打上脂粉，一定是個絕代的佳人，不過你穿這男裝，也有個味道，更有個味道，你真不愧爲徐娘！……

秦良玉 大夫，你是長官，我不能不招待你，但是你不能侮辱人！

陸遜之 得了將軍！您還裝什麼？誰不知道您？從年輕就守寡，所以您的兵是男女混雜！……

秦良玉 我有紀律！

陸遜之 得了，人都是人，女人都是女人，你既然有紀律，爲什麼有人說你有男妾多人呢？

秦良玉 什麼！男妾？

陸遜之 對了，青年男子！我想，這侍酒的人就半男不女！

秦良玉 （狂笑）哈哈……我秦良玉從出師以來已經有二十多年，什麼山什麼河我都走過，上至朝廷，下至走卒，什麼樣的人也都見過，不過，我還沒聽過大夫你今天說的話！——秦良玉是清白的，隨身的兵是女的，從來沒受人侮辱過，大夫，你說話要小心點！

陸遜之 那很好，那很好。不過（老羞成怒，擺官架子）將軍，我是你的上司，你不能這樣對長官

說話！

秦良玉（忍氣吞聲）是，大夫原諒！

陸遜之……！忘了我是誰，不記得我的利害嗎！我是來檢閱你的，你那小小的前程都握在我的手裏。

秦良玉是，是，大夫！

陸遜之（又變回去）來，別開的那樣，我不會開你的罪，我不自寬你，不過你得答應我……

秦良玉什麼？……

陸遜之我來給你當一名隨身的兵，嘿！

（大夫上前扯着將軍的長袖）——都

秦良玉放手！（拔出劍來）

陸遜之怎麼？將軍好意思跟我動武？

（將軍一劍把自己的袖子割斷，一）

陸遜之將軍，我沒想到你你你……

秦良玉大夫，我也沒想到你！

陸遜之你居然這樣照！

秦良玉哼！你居然壞到這個程度！

陸遜之你就一點都不顧忌？一點都不怕麼？

秦良玉你們這些亂臣賊子才一點也不顧忌。什麼都不怕哪！你們滿口仁義道德，國家社稷，其實……

你們哪管人民受了什麼塗炭？流賊是怎樣猖狂？就知道刮民脂民膏，天下亂就亂在你們這些大夫身上了！官激民變，流賊多還不都是你們造成的？你你你，也不打聽打聽，今天敢到這兒來戲耍我？其實我年紀也不小啦，我怕你什麼？我就想到：對我還敢這樣，對民間的良家婦女又該是怎樣的無惡不作？你們這些作官的實在比流寇更爲可殺！流寇有的是激於萬不得已，才挺而走險，你們這些作官的反而知法犯法！我真應該像我詩裏所說的：「手把昆盧蕩妖孽！」

陸遜之

呵，將軍，將軍，饒命！下官一時糊塗，再也不敢了！將軍饒命！

秦良玉

好，陸大夫，您請吧。

（陸遜之爬起來）

陸遜之

好，將軍，不再打擾了。

秦良玉

好，請吧大夫，我也不送了。

陸遜之

這一塊是將軍您的袖子。

秦良玉

你可以拿去紀念我，這個非凡的秦家的女子。

陸遜之

好好，我一定好好的收起來。請啦！元帥！

秦良玉

請吧，大夫！

（秦良玉看也不看陸遜之，跟他對了以上的一段話。陸遜之擦擦汗，整整衣冠，無趣的走下樓去。秦良玉看也沒有看他，樓下傳出「送大夫」的聲音。）

（沉寂久之？忽地秦良玉把劍往棹上一拍，酒杯粉碎，她坐下大哭。）

女兵甲 元帥！

女兵乙 元帥，不必！

女兵甲 元帥，這些人不必跟他一般見識。

女兵乙 元帥，別哭了！

（這時來狗走上來）

來狗 元帥！呵？元帥怎麼了？

女兵甲 不必問了！

女兵乙 你看元帥的袖子！

來狗 袖子怎麼會少了一塊？

女兵乙 剛才那位陸大夫有非禮的舉動。

來狗 怎麼？

女兵甲 不必問了。

來狗 真讓我糊塗。陸大夫下船的時候嘴裏直嘟囔：「我姓陸的不是好惹的，等着吧！」怎麼回事？

女兵乙 還說什麼？

來狗 沒說別的，還順手交給我一件批文，他說倉促之間忘了交給元帥，他說這是請救兵的批文，元帥。

（呈上批文，元帥不要看。）

來 狩

元帥，幹嗎這樣難過，我這次上來給您帶來最好的信息。來了批示，這不算，還有一封信一件東西，看了您管保高興。元帥，您看這一封信是荊州沈太爺和賈老爺他們差人送來的。這還不算，元帥您看這是什麼？

（相繼呈上信一封，繡旗一面。）

女兵甲

繡旗！

秦良玉

（抬頭一看，如在夢中）「娘子軍前子是鱗」，呵？這旗子是那兒來的？

來 狩

是同這書信一道送來的，荊州的沈老太爺派人假扮鄉民從流賊堆裏穿過來的。

秦玉良

我看看信。

來 狩

您看吧，一看保管高興。

秦良玉

（展讀來信）唔，是雲英妹妹寫的字。……

來 狩

是不是？

秦良玉

（忽然驚喜）相公和少夫人都沒死？……

女兵甲

沒死？

來 狩

我說什麼來着！

女兵甲

謝天謝地！

女兵乙

現在什麼地方！

秦良玉

就在荊州沈老太爺那裏。（繼續讀信）有一段悲觀離合的故事現在不必說他了。他們說「夫人城裏人如鳳」那面旗子遺失了，那面旗子不就在這兒麼？

女兵甲（拿過「夫人城裏人如鳳」旗來）這不是！

秦良玉 唔，兩面旗子又都到我手裏了，現在旗子不是單旗子，來狩！

（再往下看）

來狩 是呀！元帥，我不是說好信息麼？旗子是一對，人也是一雙，都是好好的，所以元帥您應該高興！

秦良玉 夔州大捷他們知道了。怎麼，他們想去官不作，回家當百姓去？也勸我不要再打了？（再往下看，半天說不出話來。）

女兵甲 怎麼了，元帥？

來狩 到高興的時候，您老高興不起來？元帥，相公夫婦有了下落，還不高興？

秦良玉（把信一丟，久之）是的，我真應該高興，一家骨肉不久就可以團聚了。但是這種團聚又有什麼好處？一家的骨肉團聚又有什麼用處？——我怎麼高興得起來！你們知道嗎？原來那些作官的大老爺想把流賊都趕到四川來，中原就可以清平一點！可是，四川就不是中華的版圖麼？四川的百姓就該隨便遭塗炭麼？

女兵乙 怎麼？內地的官兵想把流賊都趕到四川來？

秦良玉 是的，都趕到四川來。這樣下去，國家怎麼會不亡！四川怎麼會不陷？怪不得大家都不出兵呢！我真太傻了，我真太傻了！

來狩 不會，您別盡信他們的。這兒有閣下的批文，別看是陸大夫留下的，批文上真好意思說一兵不出麼？說不出口啊！

（來狩順手呈上批文）

秦良玉（隨便看了幾眼）……！……！……！是的！『生爲長城，死作國殤！』……！這種花言巧語！不需要官職！我不需要奉承！

（把批文一丟）

來狩 真的不出兵呵？

女兵甲 虎帥發了那麼多報求救兵，竟一個兵也不出麼？

秦良玉（走到窗前）江山如畫，是的，江山是太可愛了！

女兵乙 虎帥，……，猴子又在叫，在哭！

秦良玉 唉！四川怎麼會不陷？國家怎麼會不亡？

——幕落。

상

第四幕

第一場

登場人：領班的 青衣 小生 老生

老旦 花臉 花旦 小丑

石匠。

幾年以後。

隨便什麼地方。（可以在幕前）

一羣伶人來排戲。

領班的 喂喂喂，這兒來，這兒來。不必下裝，幹嗎都這麼沒吃飽似的，垂頭喪氣的？

小丑 對，領班的，你問的對！可你怎麼不讓我們垂頭喪氣？剛才咱們演戲，不但沒有人看，還盡是人罵：「這一羣戲子，都什麼年頭啦，還有心腸演戲」？

領班的 那是咱們演的戲不好，這回咱們排個新戲。

花臉 得了，得了，沒有心腸排什麼新戲？國，國他媽的亡給韃子了！四川，四川他媽的陷給流賊了！還有心腸排戲那邊？

小生 真是沒有心腸了，我們都想改行哪！

領班的 改行？幹什麼去呀？像人家唱架子花的，刀馬旦的還有兩手武藝，像尊駕這；（作小生口

吻——小生，姓某名某字叫某某，你改什麼行呵？

小生 他入相公堂子當相公去！

小生 得了孫子！唱小丑的都沒有好東西！你去提大茶壺去！

老生 得了得了，咱們還是聽領班的說吧。

領班的 在太平年月咱們點綴昇平，給人開心解悶還不要緊，現在不是這時候了，你們說的都對，

在國家大難的時候，像剛才，咱們演戲就沒有人看，還有人罵。可是咱們也是好百姓，咱們就不應該有所供獻嗎？

花旦 對啦，不管天下多亂，人也要開心吶！

彩旦 天下越亂人越苦悶，就越想開心。

領班的 不對，不對，在這時候咱們的供獻不是給人開心。

青衣 咱們唱的這些戲還不都是給人開心的？

領班的 對呀，可在國家大難臨頭的時候，這些挨罵的戲咱們不會不唱麼？

小生 那咱們唱什麼呢？

小丑 唱精忠報國，高台教化，移風易俗的！

小生 你這是信口開合！

老生 不然不然，小丑更能說大道理。我們可以唱岳傳，唱關夫子的事情，演三國的戲！

領班的 聽呀，我有更好的戲本。固然在現在唱，岳老爺，關老爺的事情很可以教人精忠報國，不

過他們都是古時候的人，演歷史的戲沒有多大勁，要演咱們還是演現在的實事！

且現在的實事？哪那麼容易啊？

領班的 你瞧，我現在已經有戲本了！還是成本大套的。

老生 什麼什麼？你說說，說說。

領班的 所以你們別慌。我問你們：現在的京都怎麼樣了？

伶人 讓韃子佔了！

領班的 對呀，咱們這地方是什麼地方？

伶人 石碯呀！

領班的 著呀，現在韃子入了關了！四川陷給張獻忠了，天下大亂了！

伶人 這我們都知道呵！

領班的 好的。可我們這些住在石碯和逃到石的百姓都遭了難沒有？

伶人 當然沒有！

領班的 全國都遭難，全四川都遭難，唯有石碯這一個小地方沒遭難，這是誰的功勞呢？

伶人 秦元帥！還用問。

領班的 署呀——秦元帥一位女將軍，她一生的事跡也真不少——咱們幹嗎不拿她編個戲呢？讓人看了這戲，個個都成了秦元帥，那中國所有的地方都成了石碯，那四川也不會陷，國家也不會亡了吧？

小生 對對對。可這戲真不是容易編的呀！

領班的 咱們也不是文學家，戲劇家，編壞了也沒有人笑話。咱也不怕人笑話。告訴你們，這戲不

難編，因為秦將軍一生的事跡就佔得住。

花旦 我贊成，我贊成，我演秦良玉！

老生 你？你不成！秦良玉是個青衣。

青衣 對了，還是我演。

花旦 不行，她會武功夫，你不會。

領班的 可不是，她是會兩手武藝的青衣，跟花木蘭一樣。

青衣 我也可以來兩下武藝呵！

老旦 可是她上了年紀的時候就得換我了。

小生 我看你們誰也不行，還是我反串吧！

伶人 你？哈哈！（大笑起來）

花旦 （作小生道白，俏皮他）小生，你還差一點，你不必爭！

領班的 對了，你們不必爭，誰能演誰演，我看，怕你們誰也演不了！還有，咱們可得快，你們知道，還不到一個月就是秦元帥的六十大慶，咱們最好能在那一天演出來！

小丑 好好好，咱們說排就排。

青衣 你先說說這戲怎麼演法呵。

領班的 對，我先把這齣戲報告報告：這一成本的大戲可以分好多齣。第一齣，可以定名「征修記」，第二齣，可以定名「平奢記」，第三齣，可以定名「賜詩記」，第四齣，可以定名「

斷細記」，第五齣，可以定名「守土記」，頭少可以分這五齣。

小生 這五齣都演什麼呀。

老生 對呀，你給我們說一說吧，老板。

領班的 別慌別忙，你們落坐，落坐，聽我慢慢說。（伶人團團坐下）咱們先說第一齣，這第一齣是「平倭記」，是萬歷年間的事情。

老生 喂，掌班的，咱們既然演秦良玉一生的事跡，就應該從秦良玉出世開頭。頂少，得從與丈夫馬千乘同平播亂演起，那也是一件大事，要不然，怎麼算得全本的秦良玉呢？要有頭有尾呀。

小丑 那怎麼成？戲反正是戲，只能抽出一生幾件要緊的大事來代表代表，按你那麼說，咱們這戲頂少要演六十年！

老生 抽着演，可就不能算實事戲！

老旦 抽實事的精華呀，我的老生！你怎麼這麼死心眼？按你說不但要演六十年，京都就得到京都演去，朝鮮就得到朝鮮演去，那咱們這戲台先不够大！一塊布怎麼做城牆！四個人怎麼代表一枝人馬？

小丑 對呀，老生也不會有你這麼長鬍子！小丑也不會抹我這一塊白！

青衣 不過我想，咱們演這戲的行頭最好都找秦元帥借，借她年輕時候的盔甲，衣裳，她一家人穿的衣裳都跟她借。

領班的 這我到贊成，能借的就借，又省錢又真實！喂，你們別吵成不成？聽我報告呀，這第一齣是「平倭記」，平倭記是寫秦元帥年青時候東援朝鮮，征服東洋水鬼的事，那時候元帥年

紀還青，馬宜撫還在世，他們青年夫婦，雙雙騎馬射箭，真是一對璧人哪！大家都出征了，元帥的哥哥弟弟也出征了，可元帥是女人沒得出去，她就非常不快意，設法給出征的將士餞別，自恨自己是女人，那一齣是生動！那時候還一家團圓呢。這戲裏得有朝鮮國王，

日本小鬼……

花旦 日本小鬼是小丑的事！

小丑 要有日本小女鬼呢？就是你！

伶人 別吵！別吵！

領班的 事情是這樣：倭寇這種海賊要攻打朝鮮，咱們得先演倭寇的來歷：秦始皇求長生不老的藥

派徐福帶三百童男，三百童女的事得說一說；朝鮮的來歷也得說一說；她怎麼是中華的版圖，如何年年給中國進貢……

老生 那容易，一段引子，幾句定場詩就成。

領班的 這倭賊一攻朝鮮，朝鮮國王李祚就派使表奏朝廷，乞師救，此後援，朝廷就派東征提督李如松，禦倭總兵劉綎，禦倭水師都督陳璘，備倭大將軍麻貴等水路陸路分別進攻。

花臉 這頭一齣就是武戲呀？

領班的 當然吶！

青衣 這好像和秦元帥沒有多大關係！

領班的 聽呀，這一仗就把倭賊平了，而平倭賊大部是石莊家兵打頭一陣的功勞！這功勞呢，就完全是得了秦元帥的教訓！這頭一齣不在演別的，就演秦元帥和馬宜撫多麼恩愛，可是在出

征的時候。那時候的秦元帥她不但勸自己的丈夫，就是自己的弟兄也一同去出征，尤其，她自己也想去！這一點咱們得演出來。

小丑 第一齣的事情完了？

領班的 第一齣的事情大致如此，現在接着說第二齣。

青衣 別忙第二齣，先把第一齣細講講吧。

領班的 也好，要不然，我想我把我寫的詞念一念，你們來改，看唱着順口不順口。

花旦 不必，咱們就一邊念一邊排吧。

伶人 對對對。排吧！排吧！

領班的 也好，那咱們就找塊大點的地方去排。

伶人 好好，走走。（大家都起來）

小生 嘿，我是馬千乘。（作表演馬千乘狀白）小生，馬千乘，乃石碣宣撫是也，娶妻秦氏，不

但是一麗色佳人，更是一名巾幗丈夫，實一好女子也！

小丑 我可以當那位來狩，你們知道他吧？

領班的 咱們可以找他看看演的對不對。

老生 他一定說不對。

領班的 那咱們也找他，不管，找他有好處，走走走。

（大家往下走。）

青衣 （也表演起來，白）本帥，秦良玉！來狩！

小丑 (有唱就有和) 夫人!

青衣 帶呀馬!

小丑 (作帶馬狀，口裏敲着鑼鼓點) 匡，匡，匡，匡……

(兩個人作了一套上馬的表演)

伶人 得了得了，瞧你們兩人這點武藝，少露吧!

青衣 (白) 衆將官，殺上前去!

小丑 (牽着馬，嘴打鼓) 冬，冬，冬……冬……冬……

領班的 喂喂喂!

伶人 得了，得了，走吧走吧!

——暗轉

第四幕

第二場

登場人：婦人一 婦人二 老者

青年 鄉民 領班的

小丑 小末 青衣

小生 龍套 假老道

秦良玉 來狩 大塊頭

女兵甲 女兵乙 兵士們

伶人 場面 探馬

石徑校場上。

描台當了戲台，台上插着龍套用的長旌，當中懸「夫人城」大繡旗。台底下擠滿了士兵百姓。

已經打過一通鼓，專等老夫人秦良玉來開戲。

婦人一 乾打雷，不下雨。怎麼盡打通不開戲呀？

婦人二 時候真不早了。

老者 三通都打過這麼半天了，怎麼還不開戲呀？

鄉民

(亂吵)開戲！開戲？

領班的

(走到台前)老鄉們！老鄉們！別喊，今兒方好日子，不是我們不開戲，其實都早上好了裝，我們等元帥哪！

婦人

不會去請元帥去？

領班的

去請了，元帥因為上了年紀，今天特別不自在。

老者

那我們就開戲好了。

領班的

元帥一定要看這戲，她說因為是演她自己一生的事跡的。

鄉民

那怎麼辦？

領班的

你們不必着急，我們已經預備好了，們先墊一齣，加一齣小戲兒。

婦人

什麼戲呀？

青年

什麼尼姑思凡，遊園驚夢呀，我們可都不聽！

領班的

是是。那舊套們從今以後都不演，咱們加一齣戲叫「賣菜傭」，是演京都失陷給李自成

時候的景況，由一個賣菜的眼裏看出來，嘴裏說出來。你們看好不好？

鄉人

好好，演吧，演吧！

領班的

閒話少說，咱們說演就演。

(鑼鼓之聲起，領班的兼檢場，取下擺列的長旌。)

老者

咱們看看吧，國都失陷的景況，這戲一定動人。

(戲開演，小丑扮賣菜傭担菜担子上。)

（唱「新水令」）身依日月九街穿。我賣菜傭米充官弁，桂蘆知性辣，葵藿向陽研，竊忽的日隨風濶，挑一担兒黍離怨！（白）家乃京都四山營石芝菴前一個賣菜傭是也，今乃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礮聲震天，兵氛地區，街上流賊紛馳，民人逃竄，聞說闖賊李自成克陷了內城。有的說聖主殉天殞國，有的說已經南幸，可嘆！百姓遭塗炭，衆官員們反而奉新主的意旨，仍作他的官員！真好不恨殺人也！（作哭介）

（內，賊騎男婦喊介：「民間快獻驛馬！」）「沒有驛馬的就獻金銀！」「你們百姓門口大書順民二字，便不殺了！哈哈哈哈哈！」

（嘆介，唱「駐馬聽」）慘澹幽燕，慘澹幽燕，自永樂於今卅三百年，昏蠹宮殿，流弊闖入一時間，他那里搜求駿馬，索金錢！俺這里追尋車駕，呼雷電！問天神敢醉眠？怎不施鞭將逆寇嚴誅譴？

（內，象鳴介。白）呵呀，走着走着，前面已到了象房橋，大象哀鳴，必有緣故！（看介）呵呀，大象居然把賊子用鼻捲起摔死，象自己也撞死了，象呀，你是一禽獸，居然也能知道亡國的難堪呵！

（唱「掛玉鉤」）你本是野獸輪囷不會言，你又不衣冠非人面，你又不讀詩書不乘軒，你怎知故君悲啼濺？你怎知誅叛殲又把些賤徒踐？你還將一死把忠全，教俺拜倒淚如泉！

（白）象呵，我這里拜你了（拜介）我也尋死吧！

（扮院子登場，念白。）脚下千條繩索，胸中一部精神，今日天翻地覆，朝班望處傷神！（白）自家城內一個老長班是也，國破君亡，朝官忽換，問我何方著脚？教人好不酸心！

（哭介）

小丑（二人相撞）喂！這是老長班哥，你知道聖上怎麼樣？

小末聖上大概殉國，或說南幸，我還不確知，倒是我會伺候的幾位官府各家殉難，却曉得的！

小丑請問是那幾位。

小末我開一名單在此，念與你聽。（出單念介）「兵部侍郎王家彥死德勝門，刑部侍郎孟兆祥死正陽門，戶部尚書倪元璐繼關聖像前，左部御史李邦華繼文丞相祠。東閣大學士范景文投井死，左中允劉理順妻妾子女及家人死者十二人。兵部郎中成德自刎，母妻妹俱自縊，兵部員外金鉉身投御河，家人俱投井死。左諭德馬世奇，右庶子周鳳翔……」

小丑不要念了，不要念了，殉難的官員是可敬可佩，你執着單，讓我拜他們一拜！（拜介。唱「七兄弟」）你氣同河嶽遠，光與日月懸，這才見大義在人間，想諸公從容慷慨隨心願，總則是勁錚錚志比松柏堅，一處處忠魂血似桃花清！

小末我還有家口，今回家自盡去也！

小丑老長班哥，等我一等，我也要自盡，亡了國活着沒有意思呵！唉！正是：（念下場詩）不亡國不知亡國苦：

小末亡了國想甜沒有甜！（担担同下）

婦人一完了？

領班的完了。

婦人二看得人怪難過的。

老者 老老少少都瞪着眼，一聲也沒有言語。怎麼？看了這戲，個個都難過嗎？

婦人一 這戲沒有意思，太乾，太苦。

領班的 老太太，你說的一點也不錯，這種戲都是太乾太苦，可是，苦藥能治大病呵！

老者 喂喂。秦元帥還沒有來麼？

領班的 是呀，墊了個戲碼還沒來，又催去了。

婦人一 元帥別一高興，出個什麼好歹吧！

婦人二 大好日子的，別胡說！

老者 咱們這石砬也多虧了元帥，要沒有咱們秦元帥，咱們大家也得跟剛才演的那戲一樣，也得

跟戲裏那賣菜的一樣，那時候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响；也只有一死了事！

青年 是呵，老大爺，就說這次張獻忠入四川吧，各司各部各郡投降的投降，被佔的被佔，這麼

大的個四川，只有石砬一司居然保住了，賊人居然不敢來侵犯！

老者 他們也是怕元帥呵！

婦人一 聽說流氓什麼也不怕，怎麼會怕元帥一個女人呢？

老者 他倒不是怕這個女元帥，他實在是怕這股忠勇之氣，這不可爲而爲的精神。

青年 我覺得元帥最利害的是把全石砬的不管男女老少都領起來，讓人人能出力，人人有用，這

就了不得！

老者 一點也不錯。

（忽傳古鐘告警之聲，看戲的人有點亂。）

婦人一 呵呀？什麼事？

婦人二 什麼事敲古鎮呵？

青年 別又是有人賊來了把？

鄉民 對了對了，一定是有賊， 們抄傢伙去！

老者 慢點，慢點！

（看戲的士兵紛紛退走，戲子們也都出來張望。）

領班的，喂喂，狩爺來了！

小丑 元帥也來了把？

（來狩先上台，有些兵又隨着回來。）

來狩 大家別慌，別慌，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事！有一小股流賊從咱們石匠的東北經過，現在元帥

已經派柏公爺領一校人馬去截去了！

領班的 狩爺，那咱們今天的戲就算了吧？

來狩 不能算，不能算，元帥一定要來看。她本來不自在，今天，一大早就到家廟，忠烈祠去拜

祖宗，現在直頭暈，可是她一定要來看，喂，元帥來了！

（秦良玉已經是個老婦人了，持着龍頭拐杖，小丫環，兵士們扶着走路，全體鄉民兵士致敬。）

來狩 扶好，上台慢點！

秦良玉 沒有關係，來狩！

盜班的 你就在這兒坐吧，元帥！

秦良玉 （坐在戲台下場門旁的一把椅子裏）你就是領班的麼？

領班的 是，元帥！

秦良玉 聽說你們把我的事情都編成戲了？

領班的 元帥，編的不對，多原諒！我們班子都是不學無術的。

秦良玉 不要這麼說，我早就聽說了，你編的很好，我要從頭看到尾。聽說第一齣是「平倭記」是不
是？

領班的 是的，把您年青時候與先宣撫爺平番剿，連克七寨大戰田繼鳳的事情也都帶上了！且多虧
狗爺的幫助。

來 狗 元帥，他們把我當小丑混！

秦良玉 小丑也不是壞人。

領班的 元帥，您沒有什麼說的麼？

秦良玉 我不要說什麼，天不早了，就開戲吧！

領班的 是，元帥！

（領班的下去，鑼鼓之聲作，「秦良玉」開演。）

（四龍套跑上，小丑持馬鞭上，小生，青衣持馬鞭刀槍齊上。鎖呐吹「點絳脣」）

領班的 元帥，這青衣就是您，小生是先宣撫！

秦良玉 唔？她就是我？他就是先宣撫？

領班的 您看像麼？

秦良玉 （站起來，走過去看）讓我看看。

領班的 （向伶人）好，戲停住。

（戲停，鎖訥聲止。）

秦良玉 （慢慢走到青衣小生的跟前）你就是秦良玉？你就是先宣撫，那時候我們都還那樣年青呢！怎

麼，這盔甲我看着也眼熟！

來 對 元帥，這衣服盔甲都是我借給他們的，年青時候的衣服，先宣撫的衣服，您年青時跟先

宣撫一同打獵不總愛穿這套衣服麼？您看這小丑當我，也穿的是我的衣裳呢！可是，小丑

，我年青時候臉上可也沒有抹你這塊白呢！（台底下的人大笑。）

青年 還真有意思，也不知誰是劇中人了？

老者 沒有關係，同台都是演戲的人，真真假假麼！

秦良玉 真是，你們看她是假的我，我看她卻是真的我。唔！年青的秦夫人！（開玩笑）

青衣 （順水推舟，深還一禮）是！上年紀的秦元帥！

（台底下的人大笑。）

領班的 元帥，您別開笑吧，戲得演了。

（秦良玉緊握着青衣的手，盯視久之，不禁淚下。）

青衣 怎麼，元帥哭了！

秦良玉 年青的事情一件一件都讓我想起來了。來，讓我多看看你們倆！

領班的 元帥，這是演戲，還有這麼多人等着看呢，怎麼認真了！

秦良玉 （破啼爲笑）真是，我怎麼認真了？這是演戲，人老了就顛三倒四的，哈哈，演吧演吧！

領班的 對了，元帥請坐，咱們還是快點開台吧，戲長着呢！

秦良玉 好，（對青衣小生）秦良玉，馬千乘，你們倆要好好演。

青衣小生 是，元帥！

（秦良玉坐回去看戲。）

領班的 好，接着演。

（鑼聲再起，接着演來。）

青衣 （唱「絳都春」）峨眉秀爽，看他蒼崖皓雪，閱歷興亡！岷水澄清照人肝胆真個儼，把巫雪掃盡蠶叢敵，要現出烟鱗圖像。誰是鬚眉，誰是巾幗，請平心一想，（念「鷓鴣天」）鏡裏鉛華一筆刪，寸心憂國自成丹，秦巾每試戎衣窄，環佩常敲寶劍寒！傳女俠，咏蘭仙，誰教論譎五溪蠻，從來漆室多忠義，未肯隨場袖手看。（白）兒家姓秦名良玉，西蜀忠州人也。……

（好不容易開演，又傳人來聲呼喚「走，找元帥去找元帥去！」來了一羣人，台底下亂了。）

來狩 別，別！在戲台前鬧，這叫擾亂公安！

大塊頭 （頭一個走來）不是，狩爺，您不知道，抓着個奸細！

來狩 奸細！

（戲實在沒法演下去，又停住了。）

（那一羣走到戲台前。）

秦良玉 什麼事？

大塊頭 啓稟元帥，今天是小的值班，正在一棵大樹底下守望，忽然來了個雜毛老道，偷偷摸摸的要在樹底下換衣裳，我一下跳出去問他，他說，他是成都青羊宮的老道，想來見元帥爺的，我一看，這老道不三不四，一定是奸細，來刺探軍情的，所以，我就把他綁來了。
（老道直是哭。）

秦良玉 你也不必哭，快說，是怎麼回事？

假老道 我實在不是老道，我是個縣令，元帥，我是化裝逃出虎口，來請救兵的，好幾天連飯都沒吃了。

秦良玉 唔，快下綁，你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假老道 從成都來，呵呀，元帥，您快發救兵救救老百姓吧。您不發兵，四川人就要死光了。

秦良玉 怎麼怎麼？

假老道 （哭不成聲）……

老者 這麼大人，哭有什麼用？元帥問你，快說。

鄉民 對了，快說快說。

假老道 諸位，你們在這裏能活着，能吸氣，能吃飯，還能唱戲，你們真是在天堂上了！諸位，你們知道麼？全四川都成了什麼樣了！

來 待 我們倒知道一點，你說說。

假老道 人都快死光了，我一家都被賊殺死了！我要不化裝還真難得逃出來呢！元帥，您救救吧，

您救救百姓吧！

秦良玉 你說呀，現在外邊是怎麼樣？

假老道 我不必說別的，我告訴告訴你們流賊張獻忠怎麼殺人不眨眼！他不準民間點燈，他不準軍民私語，犯了就殺！

鄉 民 唔！

假老道 這兩宗還是犯了才殺，你說：他把這附近略通內外婦幼諸科醫道的都殺絕了！

婦人一 這是什麼意思！

假老道 你們說吧，奇怪的事多啦！賊禁止民間養馬，可忽然發令考武舉子，武舉子沒有馬，他就選最孱劣的馬，叫他們騎上，他就冷不防的發大炮，合營都亂了，闕的馬驚人墮，都踏成肉醬了！賊人反而鼓掌大笑！

老 者 豈有此理！

假老道 這還不算，賊要開科取士，點張大綬爲狀元，賜宴，賜美女，賜家丁，可是第二天上朝，獻賊忽然大發脾氣，說：「這驃養的，咱老子愛得他緊，但一見他心裏就怕得他過不得，咱老子有些怕見他，你們快與我收拾了吧！」立刻就將張大綬和所賜的美女家丁一齊殺了！

婦人一 這怎麼算人哪！

假老道 還有賊假稱開科，諸生不到的用軍法治罪，到了，可又都殺在西外門青羊宮，大概殺了有二萬二千三百人！

青年 這麼多？

假老道 是啊，丟的筆墨都堆成山了！

婦人二 太慘忍了！

假老道 這還不算殺人，他派四個將軍分路抄殺，凡一兵殺得男子手足二百雙的受把總，女的加倍。四個將軍回來報功，一共殺了男女六萬萬有零！

青年 這不都殺完了嗎！

假老道 是啊，賊兵都不忍殺了，有的自縊，有的自殺，人人爭着向酒家沽酒，圖個醉死！酒家的金錢都堆成了山，起初還喜歡呢，過後一想過將來，又禁不住大哭起來！（語不成聲。）

婦人一 唉！真不成世界了，真不成世界了！

老者 唉！這也是四川老百姓的劫數！

假老道 元帥，元帥！還不發發救兵？

（秦良玉寂坐，一言不發，臉色轉白。）

來 狩 怎麼啦，元帥？

女兵一 呵呀！元帥……元帥老了！

秦良玉 （久之慢慢的）不要吃驚，我聽了我難過！我，我老了麼？我沒有老！我們本來早就應該出去打的，可是，因為我們知道守住家，保着我們這一鄉已經不容易了，我們沒有那麼大

的力量去保全川，再去保全國！可是現在你們聽聽，全四川的人都快死絕了！全國也一樣呵！你們知道京城失陷給李自成了！你們也知道韃子兵入關了！現在全國的老百姓都受着大難呢！

假老道 是呵，元帥，您救救他們吧！

老者 不過這是不可能的呀！元帥守一鄉土，讓賊人不敢近前這已經不容易了。

鄉民 是呵，是呵，這真難辦，自願自還願不過來呢！

秦良玉 （久之立起）我也知道不可能，我也知道難辦，可今天我聽了賊子的兇惡，我顧不得這麼多了！我告訴你們，我非常難過，國家已經到了今天了，我還在這裏唱戲慶壽，雖然你們說給我唱戲，慶壽爲讓大家都學我。可是（提起來）全四川的人都死絕了，全中華的人都死絕了，我們石碣這一地方的人就是能僥倖地單獨地暫時地活下去，又有什麼意思呢？

鄉民 好，元帥您說，元帥您說，我們跟着您！

秦良玉 （老當益壯）我們全石碣的人，不管男女老少，都出去拚命！

鄉民 （咆哮）好，元帥，元帥，我們拚！拚！

秦良玉 你們贊成我的話，趕快招集全體，敲起緊鐘來！

（立刻，緊急的古鐘之聲，人人是緊張的面孔，一些兵士持槍跑上。）

（紛亂當中，急馳上一名探馬，滿頭大汗，上場時口裏還在喊「閃道，閃道！」）

探馬 元帥，緊急的報告！

秦良玉 什麼事這樣慌？

探馬 元帥……

秦良玉 快說呀！

來狩 怎麼有嘴說不出話來？

探馬 （哭了）元帥，相公……

秦良玉 相公？怎麼？

探馬 中賊人毒箭死了！

秦良玉 呵！……

（一下暈過去，女兵扶着她，坐在椅子裏。）

（全體沈寂無聲。）

來狩 元帥！

女兵一 元帥，元帥！

女兵二 呵呀，元帥不行了吧？

秦良玉 （好久好久，一息呼吸）不管他，不管他！我的哥哥，我的弟弟，我的姪兒，我的丈夫，

都戰死了！最後，把我唯一的兒子也奪去了！不管他，不管他。（奮力站起來）

來狩 元帥，您不成呵！

兵女一 （扶着她）元帥，坐着說吧！

秦良玉 （興奮走到台邊。）父老們，我的兒子死了，我並不難過。我難過的是：我一生的志願一點也沒有作到，我現在就是死也閉不上眼！本來想：由保石砬而保全川，由保全川而保全

國！所以，我們萬里出過征，不過，我們沒有本事，國家的亂太大了！保全國我們保不了，不能不退一步來保四川，四川還保不了，可憐我們只保了石碓！保了這麼一個小地方又算得什麼呢？全國人都要死了，我們何必苟且偷生？我們的兄弟姐妹也都死了，我們又何必單獨活着？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沒有國就沒有家，我們僅僅保家是無濟於事的，所以，我現在雖然老了，我還要出去拚這一條老命！

來 狩
元帥！

女兵一
元帥，您坐下吧！

女兵二
您老了！

秦良玉
誰說我老了？說我老就是看不起我，拿劍來！

（順手從女兵身上抽出把寶劍。）

女兵一
元帥！

女兵二
元帥！

秦良玉
我們要認清：石碓是中華的石碓，中華是石碓的中華，所以，救四川，救全國，是我們石碓父老的責任！誰說我老？保石碓，我以一當十，保四川，我以一當百，保全國，我以一當千，我以一當……

（秦良玉揮劍演說，聲接不上了。）

來 狩
元帥，元帥！

女兵一
元帥，元帥！

婦人一 呵呀，元帥怎麼了？

婦人二 元帥年紀大了！

老者 是呀，元帥這麼老了！

秦良玉 （細微的聲音）我沒有老，我永遠不會老！……四川被賊佔了！……鞭子鬼子入主中華了

……國家的大難還多呵！……給我寶劍，給我寶劍！我死，死也不瞑目呵！……

（全體沈寂，秦良玉斷氣，）

女兵一 元帥！

女兵二 元帥，元帥！

來 狩 （跪下哭）元帥！

（全體士兵百姓伶人跪下致哀。）

來 狩 元帥死不瞑目呵！

老者 我們把元帥供到忠烈祠去！

青年 我們繼續元帥的意志。出兵！

假老道 對了，我們應該繼續元帥的意志出兵！

鄉 民 出兵！出兵！

領班的 那，諸位我們的戲就不必演吧？

老者 不，元帥一心報國，滿門忠烈，她的事情我們更應該演給百姓看，世世代代地的演下去；

好讓人們別忘了她！

來 狩 對了，你們把今天這段事也編到戲裏去作爲結尾。排好了還是演。

領班的 是是。唉，元帥連她自己的戲都看不着！

小丑 誰都看不見自己的戲。

來 狩 現在敲起大鐘來，放起禮炮來，我們送元帥入忠烈祠。然後，全石莊的人都要回來看看秦元

帥一生事跡的戲。

（遠遠的禮炮，隆重的古鐘。）

（悲壯的哀樂之中，送元帥入忠烈祠。）

——劇終

lok

浪花

(“秦良玉”歌)

★ (喊)

Handwritten musical score for the song "浪花" (Waves), featuring a vocal line and four instrumental accompaniment lines.

Staff 1 (Vocal): Treble clef, key signature of two sharps (F# and C#), 2/4 time signature. The melody consists of four measures, each containing a vocal line with the syllable "嗨" (Hāi) and a corresponding note. A large slur covers the entire vocal line.

Staff 2 (Handwritten): (手銅鼓) (Hand Copper Drum). The accompaniment consists of four measures, each containing a note.

Staff 3 (Handwritten): (串鈸 手皮鼓) (串鈸 Hand Leather Drum). The accompaniment consists of four measures, each containing a note.

Staff 4 (Handwritten): (小銅鐘) (Small Copper Bell). The accompaniment consists of four measures, each containing a note.

Staff 5 (Handwritten): (底音大鼓) (Bass Drum). The accompaniment consists of four measures, each containing a no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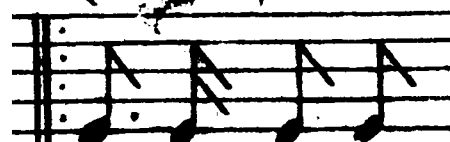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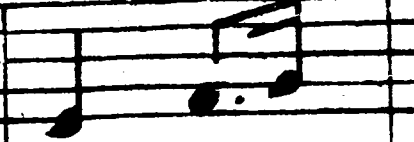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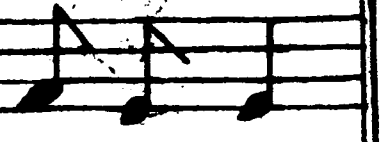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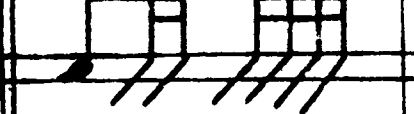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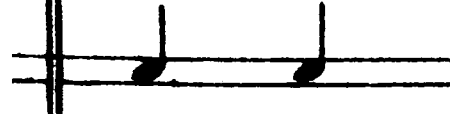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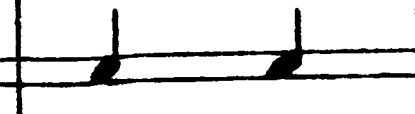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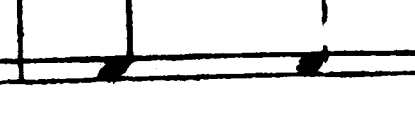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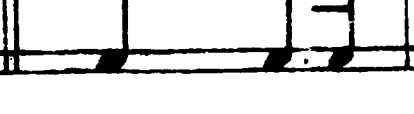
歌

曲之一)

楊村彬 作歌
任致礫 作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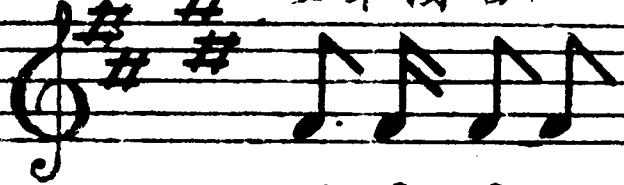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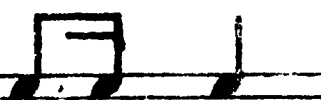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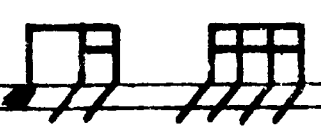
(女聲獨唱)

(男聲齊唱)

			
<u>1.</u> <u>1</u> <u>1</u> <u>1</u>	<u>1</u> <u>1</u>	<u>1</u> <u>2.3</u>	<u>2</u> <u>1</u> <u>1</u>
唱個浪花	歌呀	咏啞	咏啞啞!
馬的纏苗	悅呀	咏啞	咏啞啞!
雙訖迎來	媚呀	咏啞	咏啞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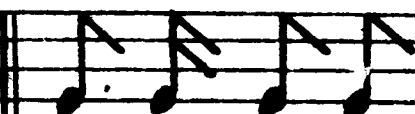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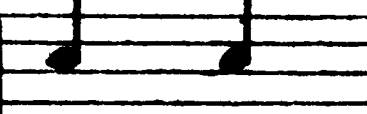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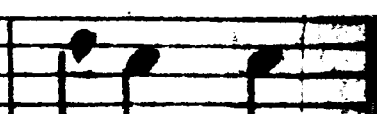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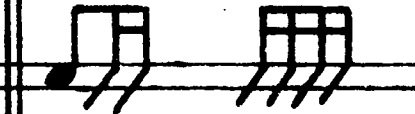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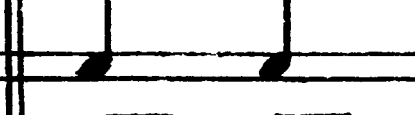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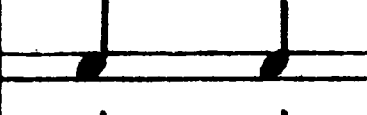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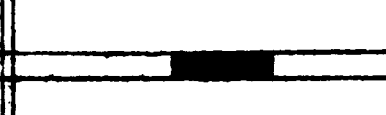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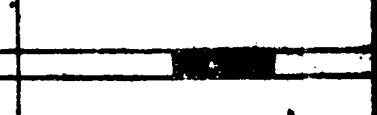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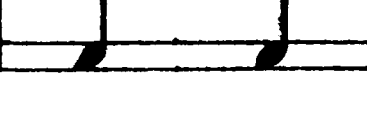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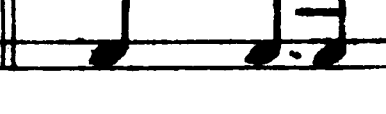
(女聲獨唱)

(男聲齊唱)

			
2. 2 2 2	2 2	2 . 3. 4	3 2 2
(一) 豁邊 跳月	歸 呀	啵 啞	啵 啞 啞
(二) 蘆笙 口內	吹 呀	啵 啞	啵 啞 啞
(三) 呵交 飲似	泥 呀	啵 啞	啵 啞 啞
(手銅鼓)			
(串鈸手皮鼓)			
(小銅鐘)			
(底音大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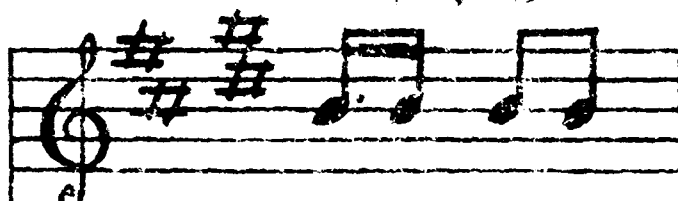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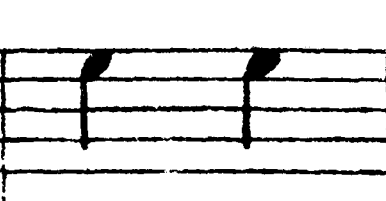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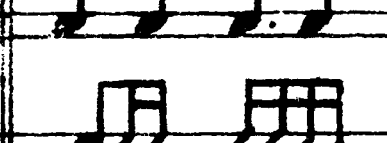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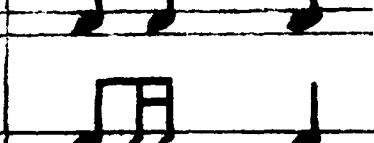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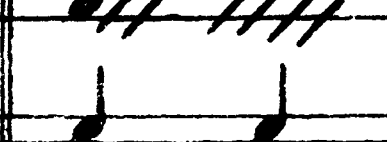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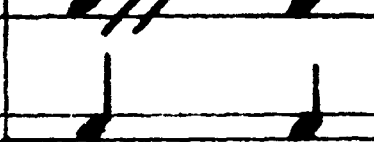
(女聲獨唱)

(男聲齊唱)

			
<u>3 3</u> <u>3 3</u>	6 6	3 <u>6.1</u>	<u>7 6</u> . 6
媚娘 媚娘	笑 呀	咏 啞	咏 啞 啞
色味 果介	戲 呀	咏 啞	咏 啞 啞
奉堂 完開	懷 呀	咏 啞	咏 啞 啞
			
			
			
			

(女聲獨唱)

(男聲齊唱)

 5.5 55 (一) 手內提馬 (二) 阿蒙阿字 (三) 裸体向羊 (手銅鼓)	 i i 的呀 喜呀 樓呀	 32 1.3 啵啞 啵啞 啵啞	 21 啵啞啞! 啵啞啞! 啵啞啞!
(串鈴手皮鼓)			
(小銅鐘)			
(風音大鼓)			



以手拍鼓聲。

振搖皮鼓使

四圍串鈴相互擊打。

✚ 喊時眾

(喊)

海 海 海

啊 啊 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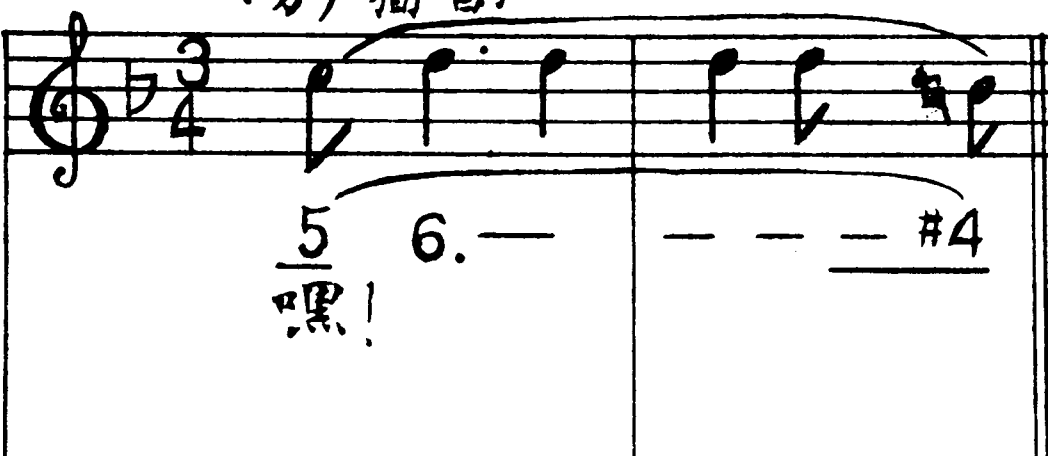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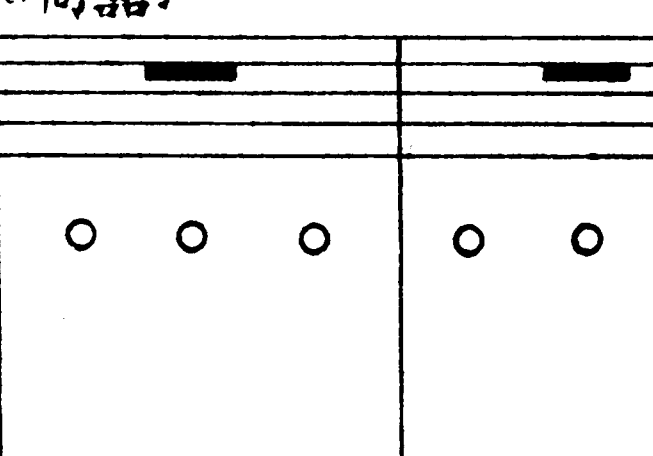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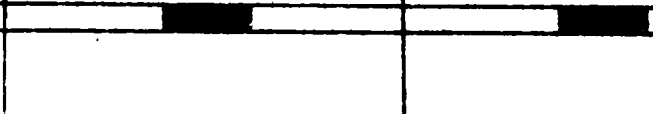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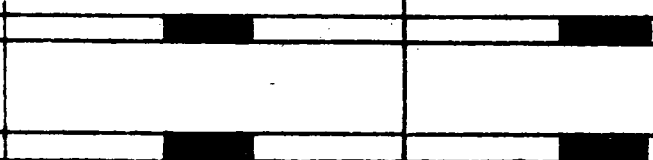
人發聲不宜過聲。

吕公

（“秦良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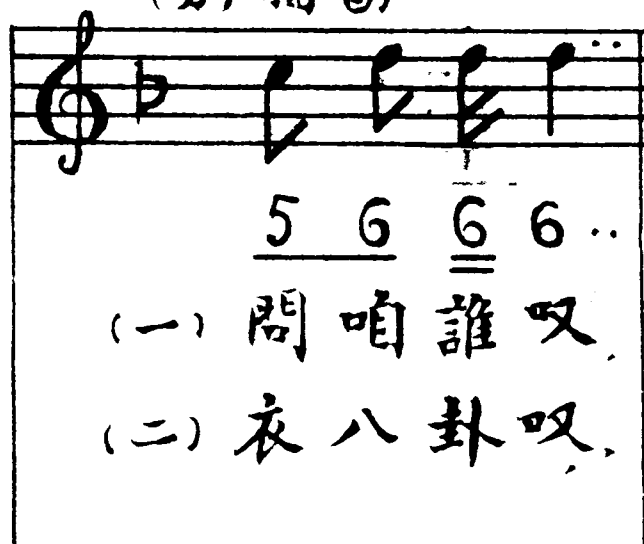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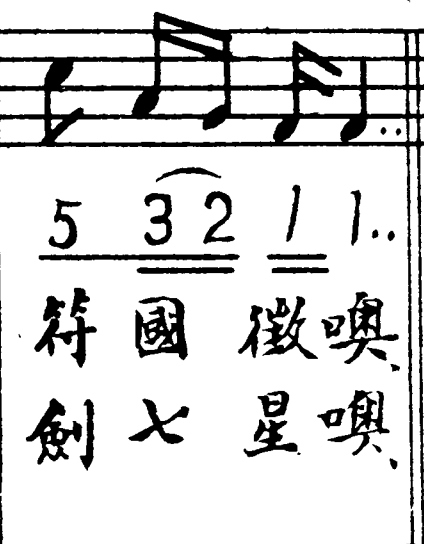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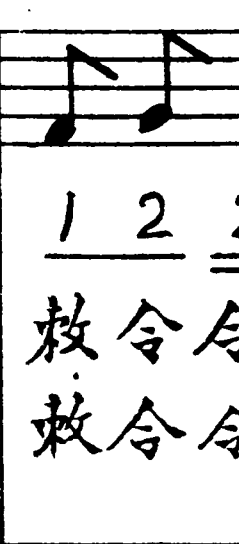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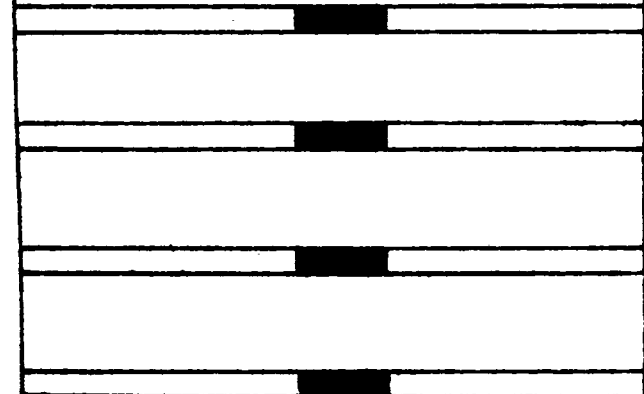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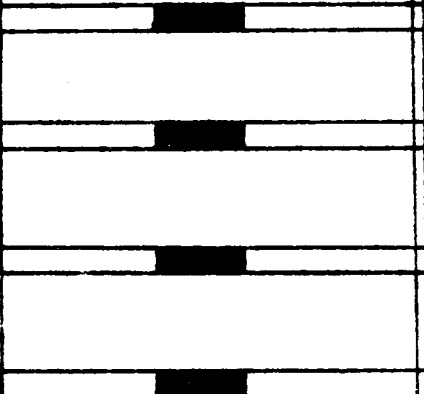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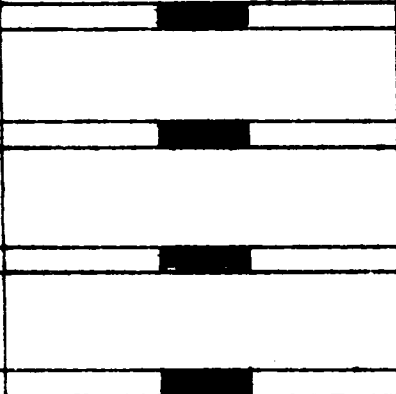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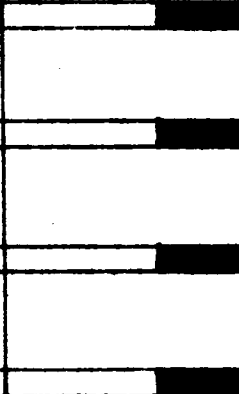
（男声独唱）

（响器）

	
① (小铜钟)	
② (木梆)	
③ (中音皮鼓)	
④ (铜钹)	

（男声独唱）

（混声齐唱）

歌

(曲之二)

楊村彬作歌
任致礫作曲

(男声獨唱)

(混声齊唱)

一、
二、

5 6 6 6.. 5 3 2 1 1.. 1 2 2 2.. 1 2 2 1.

保大渠噢 滅大明噢 救令令噢 救令令噢
保大渠噢 滅大明噢 救令令噢 救令令噢

(响器)

1..
噢
噢

4/4

○ ○ ○ ○ ○ ○ ○ ○ ○ ○ ○ ○ ○ ○ ○ ○

(混声齐唱)

1 2 2.3	2 1 1	1 2 2.3	2 1
(一) 造成車	號呂公	旂百面	樓數
(二) 血做雨	瘴作風	取血水	攬鉤

1 2 1 2	1 2 2 2	1 2 2.3	2 1 1
(一) 救令救令	救令令噢	救令令噢	救令令
(二) 救令救令	救令令噢	救令令噢	救令令

1 1 5 5 5 5 6 6 6 5 6 6 5 5 3 2 1 1

重 過 山 鳥 噢 偏 架 弓 噢 飛 蠱 丸 噢 勝 蜈 蚣
 簾 拌 人 肉 噢 不 乃 美 噢 行 神 法 嘆 取 錦 城

(响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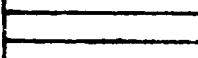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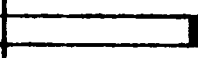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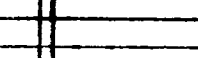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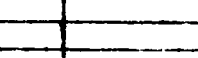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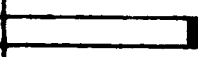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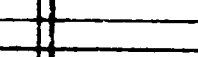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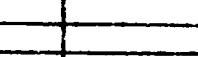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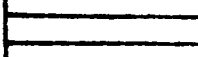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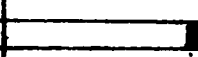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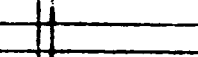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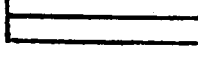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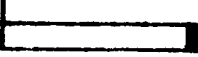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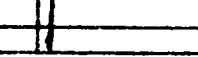
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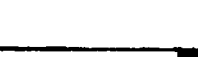
响 响

(男声独唱)

(混声合唱)

(-----每節重唱一次-----)

			
5 6 6 6..	5 3 2 1 1..	1 2 2 2..	1 2 2 1.
(一)保大梁噢.	滅大明噢.	呂公車噢.	號呂公噢
(二)衣八卦呶,	劍七星噢.	問咱誰呶,	符國徵噢
			
			
			
			

			
1 2 1 2	1 2 2 2	1 2 1 2 3	2 1 1 1
(一)敕令敕令	敕令令呵.	敕令敕令	敕令令噢
(二)敕令敕令	敕令令呵.	敕令敕令	敕令令噢
			
			
			
			

(混声齐唱)

3

Musical score for mixed voice choir. The score is written on a grand staff with four systems. The first system has a 2/4 time signature. The lyrics are: 敕令令呵, 敕令令噢, 敕令令呵, 敕令令噢. The melody is simple, with notes on a single line. The accompaniment consists of a single note on a lower line.

(响器)

Musical score for percussion. The score is written on a grand staff with four systems. The first system has a 4/4 time signature. The percussion part consists of a single note on a single line, repeated in a rhythmic pattern. The accompaniment consists of a single note on a lower line.

(男声独唱)

(混声齐唱)

Score for the first system, featuring a vocal line and a four-staff accompaniment. The vocal line is in 3/4 time, with a key signature of one flat (B-flat). The lyrics are written below the vocal line, with two versions: (一) 行神法叹 and (二) 吕公車叹. The accompaniment consists of four staves, with the first staff containing a melodic line and the other three staves containing a rhythmic pattern of eighth notes.

Score for the first system, featuring a vocal line and a four-staff accompaniment. The vocal line is in 3/4 time, with a key signature of one flat (B-flat). The lyrics are written below the vocal line, with two versions: (一) 行神法叹 and (二) 吕公車叹. The accompaniment consists of four staves, with the first staff containing a melodic line and the other three staves containing a rhythmic pattern of eighth not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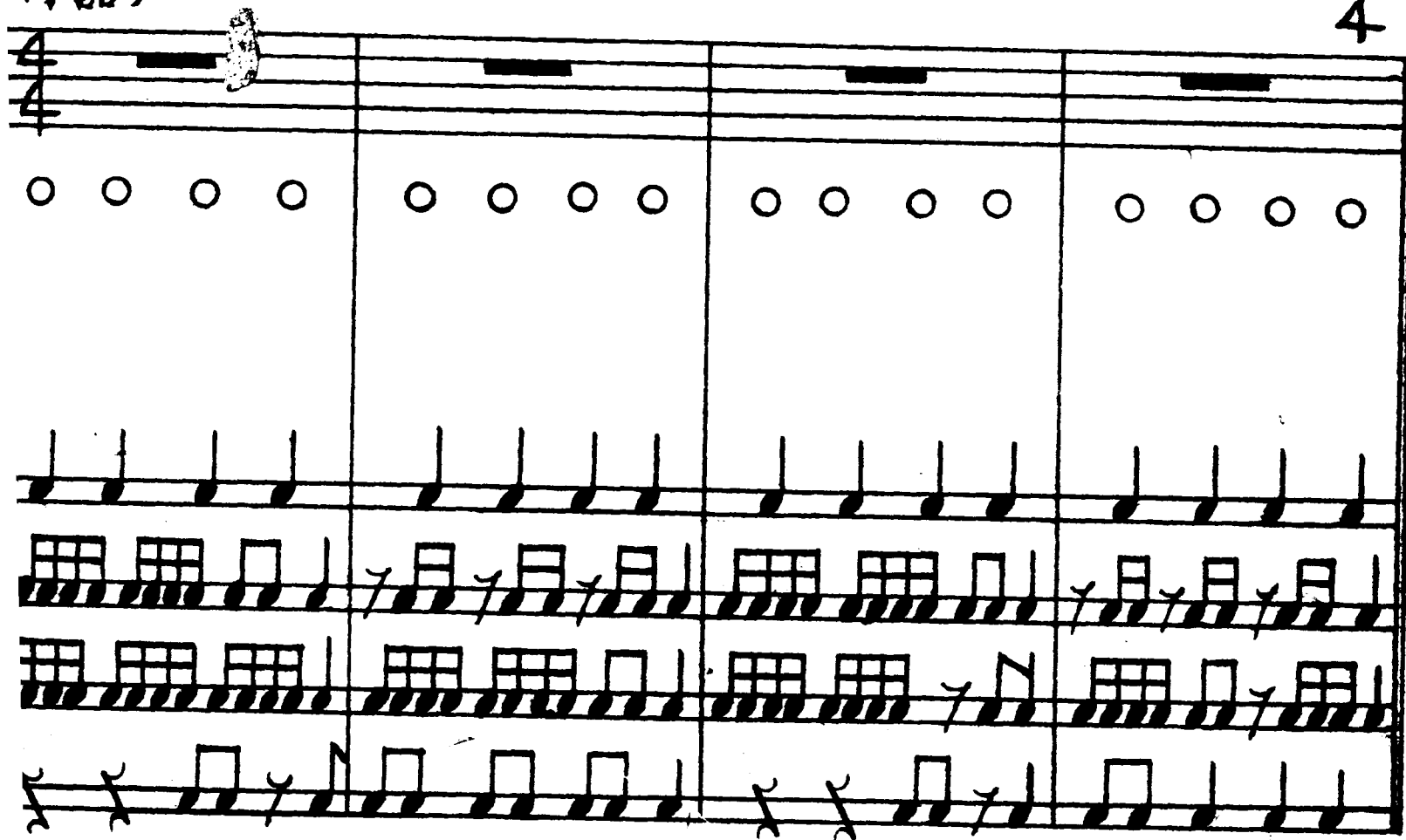
Score for the second system, featuring a vocal line and a four-staff accompaniment. The vocal line is in 3/4 time, with a key signature of one flat (B-flat). The lyrics are written below the vocal line, with two versions: (一) 行神法叹 and (二) 吕公車叹. The accompaniment consists of four staves, with the first staff containing a melodic line and the other three staves containing a rhythmic pattern of eighth notes.

Score for the second system, featuring a vocal line and a four-staff accompaniment. The vocal line is in 3/4 time, with a key signature of one flat (B-flat). The lyrics are written below the vocal line, with two versions: (一) 行神法叹 and (二) 吕公車叹. The accompaniment consists of four staves, with the first staff containing a melodic line and the other three staves containing a rhythmic pattern of eighth notes.

①以金属锤打。②用两个木棍兜打。③鼓锤不可过粗，以细。

响器)

4



為佳。④不可太厚。